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多 桑 蒙 古 史

(三)

著 多 桑

馮 承 鈞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多桑蒙古史

(三)

多桑著

馮承鈞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二卷 自窩關台汗迄蒙哥汗

第一章

成吉思汗分封土地軍隊於其親屬——拖雷之監國——大會——窩關台之被推戴——窩關台之初政——遣軍
還征波斯——與金人戰——陝西全部之佔領——拖雷之遠征——其殘破四川——其侵入河南南境——窩關台之
渡黃河——兩蒙古軍之會合——金軍之敗——汴京之被圍——議和——窩關台拖雷之還蒙古——速不台之圍汴
京——解圍——汴京之死亡人數——金帝之棄汴京——其渡黃河北岸——其軍之敗——重渡黃河而走歸德府——
汴京之第二次被圍——崔立之叛——以汴京獻速不台——金國帝室之結局——宋人與蒙古結合——宋軍之入
河南——金帝寧甲速之走蔡州——蒙古軍與宋軍之會圍蔡州——蔡州之攻下——寧甲速之死——其嗣君承麟之
被殺——金國之亡

成吉思汗曾以地分封諸子及諸親屬。長子朮赤封地在鹹海(Aral)之北，西抵撒哈辛不里阿

耳兩部邊界。據史家阿刺丁之說，則謂成吉思汗曾以韃靼馬蹄所至西方之地付與朮赤。察合台之封地東起畏吾兒之地及海押立，西抵只渾河（阿母河）兩岸。窩闊台之封地在葉密立河一帶。拖雷則承襲其父所保有哈刺和林諸山與幹難河源間之故地。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此種承襲方法，蓋適應突厥韃靼民族之舊俗也。依俗諸子之成年者，家長以什物畜羣付之。俾其能離父居而自立。父居所餘之物一概留給嫡妻所生之幼子。即所謂幹赤斤（Udjuken）者是也。所以成吉思汗以其諸幹耳朵，其最貴重之衣物，自乘之馬匹，其大部份軍隊，質言之，其所統治之諸部落，悉付拖雷。

成吉思汗死時，遺有軍隊十二萬九千人。以十萬一千人付拖雷，分爲三軍：曰中軍（qonl），曰右手軍，曰左手軍。蒙古語名右手軍曰巴剌溫合兒（Baraqun-¹car），名左手軍曰沼溫合兒（cehuun-¹car）。中軍千人，爲成吉思汗之衛士，由那顏察罕（Tajagan）統之。察罕唐兀人也。十三歲時即爲成吉思汗所收養，曾名之曰其第五子。此軍之第一百夫長，亦由察罕兼之。其餘諸百夫長則分隸於成吉思汗諸后之四大幹耳朵，而執司騰控馬等役，此軍所應繳納之驛馬、口糧，與其他諸軍同。右手軍三萬八千人，阿魯剌惕部之那顏不兒古赤統

之，其人亦自有其千戶軍。左手軍六萬二千人，札刺兒部之木忽黎統之。成吉思汗頗重用此人，曾以札刺兒部衆三千人歸其統率，得自由任命將校，惟須汗之裁可者不在此例。尙有數將亦有統率其部衆及任命千夫長之權：是爲統率斡亦剌部四千人之忽秃合別乞，統率八鄰部萬人之八鄰部長塔里台 (Tartar)，統率汪古部四千人之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成吉思汗攻金時，吾也而秃花曾以所部契丹軍女真軍各萬人來投，仍命其各率所部。

所餘者二萬八千人，成吉思汗分給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子各四千人。其第五子闊列堅亦得四千人。其幼弟斡赤斤分得五千人。其弟合赤溫之子分得三千人。其母月倫分得三千人。其弟拙赤合撒兒之子分得千人。此種軍隊連同其家屬世隸各系之長王，同系諸王並受此長王節制。見史集

德曾臚列成吉思汗所部十二萬九千人中之統將千夫長以及部落名稱。此種蒙古軍隊經成吉思汗分給於其諸子及諸親屬者，爲數雖微，然構成各系軍隊之中心。後各系復益以其在封地中調發之土民，其數甚衆。例如長子朮赤一系所分得之蒙古軍僅四千人，而此系之後王君臨黑海裏海之北，土地廣大，民族繁多，即用此種土居部落從軍是也。刺失德云，一現在（其修史之時約在成吉思汗死後八十年頃）脫火塔 (Tocta) 乃顏 (Nayan) 所統之軍隊，一部份蓋爲成吉思汗分給朮赤系四千蒙古兵之後裔，餘爲斡羅思，薛兒客速，欽察，馬札兒 (Madjars 匈牙利) 等部之衆。蒙古人移徙於此種西方地域人數之少，所以蒙古語言不能在其地存在。而其地之佔優勢的語言，仍屬突厥語。蓋裏海黑海北方平原人民種屬突厥

種之欽察部也。刺失德曾言蒙古家族之繁殖，謂忽必烈汗（在位時始一二六〇迄一二九四年）曾檢括斡赤斤合赤溫兩王後裔之數。前者共有六百人，後者共有七百人，其士卒之家屬增加之數亦衆。成吉思汗第五弟別勒古台（Bilgute）之子，位號次於其他諸王，而有百妻百子，故其人有百數人（Tehauton）之號。然其後裔在忽必烈時，僅有八百人。拙赤合撒兒僅有子四十人，然其後裔亦有八百。忽必烈頗以爲異，有人爲言其故，以爲別勒古台系甚貧，拙赤合撒兒系甚富，所以後裔繁殖之數，比例不能相等。拙赤合撒兒於討伐乃蠻之戰中，建大功，曾位之於諸親王上。成吉思汗其他諸弟之後裔，位置僅視諸將。史家阿刺丁，與合赤溫諸子之封地，皆在蒙古東部。與女真之地最近，而在哈爾真沙陀（Chalchih Alt）及活勒灰（Oleout）河附近不遠，蓋爲亦乞刺思部之舊境。至若拙赤合撒兒諸子之封地，則在蒙古極東北之地，額兒古納（Ergouna）河曲烈（Kouls）湖洶刺兒（Cailar）河等處附近。（見刺失德書）。

成吉思汗分兵於諸子之時，曾以諸將而囑諸子曰：「若諸將有過，切勿獨斷罰之。蓋汝曹年幼，而諸將皆功臣也。欲罰之，必先詢我意，我若不在時，應共商之，然後執行法令。必須其罪狀顯明，犯者自承，並不能不承認處罰之當，而使其罰不出於憤怒或其他感情也。」

諸宗王部長及士卒等，於葬祭成吉思汗後，各還其駐所。惟至二年後，恐元首缺位時間太久，變亂發生，始相約集大會推戴新君。

一二二九年春，諸宗王諸統將自韃靼地域之各地來集於怯綠連河畔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

元史謂在曲羅阿蘭之地。一鈞案元祕史作闊迭兀阿刺勒，其對音應是 Koda'u Aral 朮赤諸子斡兒荅 (Ourda, Orda) 拔都 (Batou) 昔

班 (Schiban) 唐古斛 (Tanggoute) 別兒哥 (Berca) 別兒格察兒 (Bergatchar) 脫哈帖木兒

(Touca-Timour) 等皆自裏海北方之地來會。察合台率其諸子諸孫自伊犁河流域來會。窩闊台

自葉密立河畔來會。斡赤斤自東方女真鄰近之地來會。由拖雷延之至成吉思汗斡耳朶中，蓋新主

未立，暫由拖雷監國也。見史集窩闊台本紀。

開大會之首三日，大設宴饗。到會之人甚衆，遂聚議選立新君。時列會者多歸心拖雷。耶律楚材

乃請拖雷執行成吉思汗遺命，自推窩闊台承繼大位，免啓爭端。拖雷從之。遂在大會中宣讀其父遺

命，謂應奉成吉思汗所指定之人爲君。見馮秉正書第九册一三一頁。朮外尼則云，成吉思汗曾經要求諸子出具承認窩闊台繼承大位之文書。如是

諸王等羣向窩闊台勸進，窩闊台以位讓諸兄弟及諸叔等。且以拖雷從未一日離其父，所受訓教較

他人爲多，大位應由彼繼承，遂力辭。諸王等曰：「成吉思汗既已指定汝爲繼承人，我等不能背其遺

命。」窩闊台仍固辭。如是宴樂者四十日，繼承問題懸而未決。至第四十一日，亦是星者所擇之吉日也，

窩闊台始應諸王之請，由其兄察合台及其叔斡赤斤導之就汗位。拖雷奉盞，同時帳內外諸人皆免

冠，解帶置肩上，向窩闊台九拜祝賀，奉以可汗之號。

自是以後，主君皆稱可汗。其餘成吉思汗三系之君主僅稱曰汗。窩闊台，蒙古語猶言

「在上」，史家刺失德解釋此字之義亦同。

新君率領會中諸人出帳對日三拜。斡耳朵附近之羣衆皆隨之而拜。蒙古

諸長拜畢入帳，設宴以慶大禮之成。諸宗王等坐於寶座之右，諸妃主等坐於寶座之左，由無數奴婢奉獻酒食。

諸王推戴窩闊台之時，曾發此忠於其後人之奇誓曰：「祇須汝後人尙存一鬍肉，投之草中而牛不食，置之脂內而狗不取；我等誓不以他系之王位於寶座之上。」

窩闊台以其父所得亞洲諸國之寶藏散之諸王與將卒等。命依俗祭祀成吉思汗之靈三日。於諸那顏統將之家選美女四十人，盛其衣飾，「遣之往事成吉思汗於地下。」（刺失德語）並以駿馬殉之。

窩闊台之初政，則在命人嚴守成吉思汗法令。然對於成吉思汗死後之犯罪一概赦免。

見世界侵略者

傳第一册
史集

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耶律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

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禍者。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同

時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計，西域以丁計。漢人輸納銀絹穀，蒙古人每馬牛羊百頭輸納一頭，設置倉庫鐸站，以供使臣之需。

又從耶律楚材之言，於金故地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中國士人。楚材因問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可汗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見馮秉正書第九册一

一文一五
一頁。

蒙古既立新主，遂欲執行成吉思汗之偉大計畫，續行侵略。大會因決議三大遠征：命那顏綽兒馬罕 (Tehormagoun) 率一軍三萬人遠征波斯，緣算端札闌丁已還自印度，恢復其父故國之一部也。命統將闊闊台 (Guenktai) 速那歹 (Sounodai) 鈞按此人疑是肖乃台，惟元史本傳未著西征事。 二人率第二軍亦

三萬人，往平欽察撒哈辛不里阿耳三部，以竟朮赤未成之業。窩闊台自與拖雷及親王數人率一軍經略金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
史集一宋君榮書五六頁

金主寧甲速，即漢名守緒者，曾於一二二九年命使臣阿忽帶赴蒙古致成吉思汗贈，新可汗卻不受。

先是成吉思汗雖死，蒙古仍在陝西南部繼續用兵，且進至宋國邊境。一二二七年終，進至鞏昌府東南三十程之西和州。知州事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卽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一二二八年，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環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一二二九年，蒙古將赤剌溫帥師屯慶陽，金復遣使求和，可汗復不允。同年，窩闊台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爲萬戶，分統漢兵。前二人分守直隸山西山東等處。

是年二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剌蒲阿敗之，慶陽之圍遂解。先是蒙古使幹骨孛至陝西議和，移剌蒲阿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旣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幹骨孛還，謂之曰：「我已準

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孛還見蒙古主白之。

窩闊台怒。八月，與其弟拖雷率衆入山西，取大同東北十八程之天成等堡，遂渡河入陝西南部。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進圍鳳翔。

一二三一年蒙古將按察兒以兵圍鳳翔；金行省完顏哈達移刺蒲阿逗留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是年五月，鳳翔遂陷。

是年六月，窩闊台避暑九十九泉（Yioun-oussoun），地在長城北五十程。陝西既下，金主僅保河南。金降人李昌國獻計於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窩闊台，窩闊台乃會諸將，期以明年二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取寶雞。主卜罕（Tchoubougan）赴宋請假道。八月，主卜罕至宋境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主卜罕死，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遂進至鳳翔西。

南九程之寶雞。

九月，拖雷分騎兵三萬

刺失德書作二萬，惟所謂御批續通鑑綱目實作三萬。

入大散關，攻破鳳州

（鳳縣）徑趨華陽，入宋境，屠洋州（洋縣）遂圍興元（漢中府）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

分軍而西，西軍出別路入沔州，開魚鰲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十一月，四川北部均陷於蒙古。

十二月，拖雷攻饒風關，入之。渡漢江，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初聞蒙古兵入饒風關，召諸臣入議。皆主以兵屯京畿諸縣，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敵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以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不從諸臣議，詔諸將屯襄鄧。一月，金行省完顏哈達移刺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先是二年前武仙復歸金，金復其爵，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仙走屯胡嶺關，至是亦以軍來會，合兵出屯順陽。哈達蒲阿召諸將議，截漢江與戰，抑放之渡而後戰，議未決，拖雷軍畢渡。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山在南陽府西南九程。金兵分

據地勢，與蒙古兵戰。蒙古兵少卻，金兵不追。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棗林中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隱其敗，以大捷聞。金廷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以慶。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拖雷進兵河南之時，窩闊台自將兵進圍河中（蒲州府），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半月，力竭城陷。金僉樞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金元帥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闕鄉。有閩人譖之於金主，金主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一二三二年二月，窩闊台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金命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夾谷撒合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

拖雷軍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軍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金兵欲戰，蒙古軍則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

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遽發。

金軍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時窩關台軍自河北來與拖雷軍合，圍金軍。乘其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哈達走入鈞州。窩關台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軍赴援。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破其城，擒哈達。哈達問速不台安在，請一見之。速不台出謂曰：「汝須臾之人耳，識我何爲？」哈達曰：「卿天生英豪，非偶然也。今見卿，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死。見綱目譯文一五五一至一七六頁一亞洲新雜纂第二冊九五頁之速不台傳。

陳和尙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尙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漚醑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蒙古兵追擒移刺蒲阿，械之至官山窩關台營。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

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見元史及綱目譯文一五二至一七七頁。馮秉正中國史第九册一三三至一五六頁。參照本卷末附錄一刺失德書所誌此文。

取鈞州後數日，窩闊台至其弟拖雷營。拖雷爲言自鳳翔進兵南下所經種種險阻，士卒饑困，至以草及人肉爲食。可汗獎其能，謂非吾弟不能竟此功。拖雷謝曰：「此雖士卒之堅忍勇敢，有以致之，然亦託可汗之福也。」見史集一馮秉正書一五六頁

是年三月，金主聞拖雷已入饒鳳關，命人召行省闕鄉之徒單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率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闕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到陝。兀典發闕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鈞州後，復下河南十四城，惟歸德洛陽兩城未陷。洛陽城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蒙古兵攻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窩闊台既取汴京四周諸城，遂至鄭州。三月，命速不台進圍汴京。速不台者，數年前蹂躪波斯的涅培兒河兩岸及黑海沿岸之蒙古將也。

汴京周百二十里，諸軍不滿四萬，不能徧守。遂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集衛州義軍凡四萬，並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尙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壕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金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

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仍進攻。

蒙古兵之用礮，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惟昔築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餘人守之。

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蕪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無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

蒙古攻城十六晝夜，相傳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是年五月，速不台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台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

六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樞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八月，金士卒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同時蒙古將國安用怨主將而以所部山東之地降金，金封爲堯王，蒙古更有詞矣。

初，三峯之敗，武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卽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蓋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棄輜重馳還汴京。

汴京糧盡援絕，勢已危急。一二三三年二月，金主決出走，留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顥，外城東西南北四面元帥，守汴。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與太后

皇后妃主別，帥諸軍出開陽門。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遣使徵糧於歸德，歸德送糧至蒲城東，因留糧船二百，乘以渡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速不台遣軍追擊於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

金主次於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白撒縱軍四掠，所過邱墟。至衛州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堅守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將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見金主，言軍已潰。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

金主入歸德，遣使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迎至陳留，后妃等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速不台時在汴京西南四十程之汝州，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台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二月，西面元師崔立作亂，先殺習捏阿不奴申等十餘人，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

汝一城生靈請命。」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立新主。立議立衛紹王太子從恪。時從恪在北兵中，乃遣人以太后命往召之。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尙書令。兄弟二人，一爲平章政事，一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款詣速不台軍。速不台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台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

立時與其妻入宮，二后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四月，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從恪，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台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速不台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將陷，速不台遣使言於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物，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

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金主至歸德未久，諸軍怨憤，乃暴白撒罪殺之。四月，金元帥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三百人。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蒙古將忒木鯁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鯁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六月，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鯁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

官奴旣敗忒木鯁，益暴橫。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至歸德，且請臨幸蔡州，金主意遂決。官奴力陳不可，金主乃命人刺殺官奴。

先是一二三年一月，蒙古遣使入宋，約夾攻金，宋理宗許之。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時宋京西兵馬鈐轄孟珙屯棗陽，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謀迎金主入蜀。八月，珙敗之於馬蹬山，因

取鄧州。

金主率朝臣發自歸德，進向蔡州，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及入蔡，以完顏忽斜虎爲尙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斜虎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已而蒙古將塔察兒進兵蔡州。先是金將強仲守洛陽有功，金主授中京留守。已而蒙古兵復至，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圍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仲拗項南面，遂殺之。至是塔察兒遂進圍蔡州。

塔察兒者，成吉思汗四傑中不兒古勒之子也。

鈞案元史卷一一九塔察兒是博爾忽之從孫。

是年九月進至蔡州，分

築長壘圍之。十一月，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至蔡州，赴蒙古之約。

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南北兩軍力戰，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攻西城克之。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

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也。

一二三四年二月，陰曆正旦，蒙古兵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聞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慶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矯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胤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卽位。

時孟珙之師已入南門，並召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剌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寧甲

速知事急，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卒五百餘人皆從死焉。

承麟退保子城，聞寧甲速死，帥羣臣入哭。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琪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琪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計傳九主，立國一百十八年。時金地除鞏昌府外盡

降蒙。

見綱目及元史譯文一七七至二三九頁。一馮秉正中國史第九册一五六至二〇七頁。一宋君榮書五九至八八頁。

四月，宋帝以滅金事備禮告於太廟，藏金主遺骨於大理寺獄庫。見宋君榮書八九頁。

第二章

窩關台拖雷之還蒙古——窩關台之得疾——拖雷之死——大會決定三地遠征——哈刺和林城之建築——任用耶律楚材管理中國財政——分封中原之地於諸親王妃主——在中國任用土人——爲蒙古子弟設置兩大學校於中國——高麗之叛服——宋軍之侵入河南——崔立之被殺於汴京——宋軍之取汴——蒙古軍之敗宋軍——宋軍之退——宋之謀和——蒙古對宋宣戰——蒙古三軍之侵宋——四川之被侵——湖廣江南之役——窩關台之死——其駐所——其嗜酒——其揮霍——察合台——一回教偽教主之創亂於西域河中

一二三二年五月，蒙古主窩關台偕其弟拖雷取道真定燕京出古北口而還蒙古。比出長城，窩關台得疾甚劇。已而疾愈，偕拖雷還至斡難河源。十月，拖雷在其地得疾死，年四十歲。見宋君榮成吉思汗史第七十

四頁——據云，窩關台疾甚，拖雷禱於天，請以身代之。刺失德書亦載有拖雷請代兄死之事。據云，拖雷往視兄疾，見病榻側有木瓶盛水，乃珊蠻祓除蠶濫之水。拖雷取瓶禱於天曰：「長生之天，若汝罰罪，要知我罪重於我兄。我在戰中所殺之人，所虜之婦孺，較彼爲衆。使爲父每者所流之淚，亦較彼爲多。脫汝欲招致貌美而功多之僕，則不如召我去。而愈我兄之疾，使疾降我身。」禱畢，取瓶水而自飲焉。窩關台疾遂愈，然不久拖雷死。刺失德又云，此事世人熟知之。拖雷之妻莎兒合黑帖尼別吉(Sioureoucténi-Bigü)常爲人言之。

「朮外尼書未言此事，僅云，拖雷還自中國，狂飲致疾，越二三日死。又云，「可汗成吉思勤甚，終其身常痛念之。每醉輒泣云，我因深痛其死，故飲酒取醉而釋我心之悲」。成吉思汗最愛拖雷，拖雷從未一日離其父，所得其父戰術尤多。其河南之役，人皆服其善用兵。成吉思汗得克烈王 罕弟札合敢不 莎兒合黑帖尼 (*Siouroucteni*)，以配拖雷，時拖雷年尚幼也。札合

別有三女，一名阿必合，成吉思汗自納之，語見前卷。一名比格禿亦迷失夫人 (*Riktonim*，*Ich Fofin* 鈞案元史卷七十四此名作別土出迷失)以配其長子朮赤。一失其名，以配汪古部長之子。(見刺失德書克烈部條)，莎兒合黑帖尼生四子曰蒙哥，曰忽必烈，曰旭烈兀，曰阿里不哥 (*Arig-Boga*)。

前二人後皆爲帝，旭烈兀則建一王朝於波斯。拖雷別有子六人，皆其他妻妾所出。

拖雷，蒙古語猶言鏡。自其死後，諱其名。蒙古人遂假用突厥語之 *quenzigu* 一字以名鏡。此外拖雷又名也客那顏 (*Yéga-noyan*)，猶言大那顏也。

窩闊台既還自中國，於一二三四年在蒙古達蘭達巴之地，大會諸王百僚。次年，又在斡兒寒河畔新建之哈刺和林城中，召集大會。宴樂閱一月，散賜其卽位以來所獲之財貨。見史集一世卷一册已

而決定遵守成吉思汗遺教，開拓疆土，遣派數軍遠征諸國。一軍侵宋，一軍往討高麗，緣此時高麗降而復叛也。蒙古軍每十人調發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見綱目譯文二五三

窩關台欲遣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耶律楚材進言曰：「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遂止。

窩關台欲自率軍往平裏海、黑海北方之地。親王數人曰：「不可。既登帝位，不應服戰爭之勞。否則安用諸王諸將爲哉？」窩關台乃命朮赤之第二子拔都（Batu）總西域軍事。同時命統將忽哈禿（Houkatou）進兵迦葉彌兒印度邊境。時統將綽兒馬罕業已征服波斯全境。算端札闌丁已於一二三一年中被殺，花刺子模沙朝子孫無一存者。伊蘭一地由蒙古官吏治之。事詳本書第四卷所誌成吉思汗後裔諸王統治波斯時代之史事中。

大會並決定民有牲畜者，每百頭輸納一頭。農人輸納所穫十分之一。此種歲賦專濟貧乏之人。

於全國設置驛站，俾使臣來往迅速。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

窩關台還自中國時，攜來巧匠甚夥。遂於幹兒寒河、哈刺和林之新領地中建築廣大宮殿一所。在其地得故碑，知爲回紇可汗不可（Boucou）汗。鈞案疑是苾伽之故城，亦其後裔之都會。窩關台之新宮，由中國之雕刻家及畫家裝飾甚麗。四圍繞以園林，闢四門：一爲皇帝禁門，一爲諸王出入之

門，一爲皇室妃主出入之門，一爲民衆出入之門。宮之周圍建有諸王貴人邸舍，未久城市興焉。帝名此城曰幹耳朵八里（Ordou Balik），猶言幹耳朵城也。然以哈刺和林（Caracorum）而顯於世。哈刺和林者，幹兒寒河發源諸山系之名，卽以山名作城名也。一二三五年建城牆，周圍有五里。自此至中國，置驛站三十七所，命騎士守之。進奉飲食之車五百輛，自國中各地來，以供宮廷之食，及散施人民之用。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先是耶律楚材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一二三一年秋，窩闊台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廷中。窩闊台重其能，賜之酒，卽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見馮秉正書一三八頁，亞洲新雜纂第二冊七二頁。一二三六年春，諸王大集，窩闊台親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

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窩闊台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見馮秉正書二一五頁。

一二三六年三月，蒙古初行交鈔，額限萬錠，從耶律楚材之請也。見元史及綱目譯文二五八及二六一頁。

耶律楚材執政之初，欲清除積弊，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帝。

叔幹赤斤，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窩闊台察幹赤斤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窩闊台命楚材鞠治，楚材反爲奏免。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一二三六年，詔括

戶口，以大臣忽秃忽

鈞案續綱目作忽都虎，即名見本書第一卷第三第四等章之失吉忽秃忽，御批續綱目改作呼圖克，多桑又誤識其爲合答黑，故在此處改其名

曰Catac，不知者必以其出於刺失德書，其實非是，當時實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有名合答者，爲基督教徒，西書多識其人，致有此誤。

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

及忽秃忽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

「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

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元史譯文二六〇頁云，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

王貴戚：幹魯朶拔都平陽府，察合台太原府，貴由大名府，勃魯帶那州，闊列堅河間府，也古益都濟南二府，戶內撥賜，阿勒赤歹濱棗州，幹赤斤那顏平灤州，別勒古台廣寧府，

皇子闊端，駙馬赤苦，公主阿刺海，公主豁眞，國王查刺溫，茶合帶，蒙古寒札，阿勒赤那顏，圻那顏，火斜朮思，並於東平府戶內撥賜有差。

同時定賦稅，歲有常額：商稅三十分之一，酒稅十分之一。見綱目譯文一六四頁。

耶律楚材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窩闊台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見馮秉正書一三五頁。

初，蒙古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一二三七年，楚材請由中書省依式鑄給。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譯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城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免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分之一。見綱目譯文一七三及一七四頁。

同時楚材設置兩大學校，教育蒙古大臣子孫。一在燕京，一在平陽。見馮秉正書二一五頁。

當時蒙古帝國中有兩大行省：一爲突厥斯單河中行省，東起杭海（Canghai）山，西達阿母河，

以馬合木牙刺洼赤（Mahmoud Yelouadi）之子馬思忽惕伯（Mass'oud-Bey）掌省事。一爲阿母

河西行省，東起阿母河，西達底牙兒別克兒（Diarbekir）魯木（Roum）邊境，以統將闊兒吉思（Keurgneuz）掌省事。見史集。

先是一二一八年，高麗王 噉降成吉思汗。一二三一年，窩闊台使者使其國，盜殺之於途。次年，命撒禮塔 鈞案其對音應是Sairtao。征高麗，取四十餘城。高麗王請和，許之。置達魯花赤（Darouga）七十二人監其國。又次年，高麗王盡殺蒙古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率諸州縣民竄江華島。蒙古復遣撒禮塔討之，中流矢死。

已而高麗王上表陳情，窩闊台詔諭高麗王 噉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賊，殺劊刺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賣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着古歟，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躬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集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

一二三五年大會，決遣宗王闊出（Coutchou）領兵征高麗，數敗高麗兵。高麗王請和，許之。惟須入貢及高麗王自入朝。一二四一年秋，高麗王以族子緯爲己子入質。見馮秉正書一七四頁二〇七頁二三三頁。

蒙古之滅金也，以陳蔡東南地歸宋，命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宋臣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宋臣多以爲未可。有言者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甚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又有人言：「國無良將重兵，縱有兵將，錢糧亦無所出。」宋理宗不聽，詔知廬州全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汴。

時崔立在汴驕橫。有都尉李伯淵等三人爲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視火還，伯淵親送之，就馬上取匕首刺立，立墜馬死。伏兵起，盡殺立從者。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宮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金主寧甲速。（一二三四年七月）

全子才遂據汴。趙葵以淮西兵五萬趨汴以會之，遣兩軍西取洛陽。（八月）

蒙古兵聞宋兵入據河南，乃復南下。設伏敗宋之第二軍，進至洛陽城下。宋之第一軍在洛陽城

內者，與蒙古戰，勝負相當。已而乏糧，不能留，遂退。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亦因餽餉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引師南還。

一二三五年一月，窩闊台召速不台還。遣使王楫至宋，責其敗盟。宋遣程芾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蒙古大會既決定侵宋，分三軍：一軍窩闊台次子闊端（*Qoutaq*）將塔海等侵蜀。一軍窩闊台第三子闊出及忒木解張柔等將之侵漢。一軍宗王口溫不花及察罕將之侵江淮。選蒙古契丹漢軍之精銳南下。

闊端軍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闊端使世顯仍舊職，即日率所部從征。一二三六年一月，闊端軍自鳳州入西川，取沔州，殺知州事高稼。宋制置使趙彥呐進屯青野原，蜀之咽喉也。蒙古圍之。利州守將曹友聞以軍往援，敗蒙古兵，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遂引兵扼鳳縣西南之仙人關。

宋軍所敗者，蓋闊端之前鋒軍。既而蒙古大兵盡集，宋軍衆寡不敵，乃控守由陝入蜀諸山隘。十月，闊端大敗宋軍於漢中府西北數十里之陽平關，曹友聞歿於陣。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

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所屬順慶府而已。蒙古兵進圍文州，知州事劉銳搏戰逾月。援兵不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通判趙汝彞被執，鬱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闕端還陝。一二三七年初，宋人復取成都。一二三九年，蒙古將塔海將兵入蜀，取府州九，尋引還。塔海欲取道施黔以達湖湘。宋將孟珙分軍屯守湖廣西境各要隘，蒙古兵不能東出，且敗於巴東。宋兵因復夔州。

一二三六年，蒙古皇子闕出自唐州進兵湖廣。時襄陽軍將作亂，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城中官民財粟軍器皆爲蒙古所得。九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十一月，闕出歿於軍中。窩闊台最愛此子，曾欲以位傳之。十二月，忒木解攻江陵，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察罕攻眞州，知州丘岳設伏置礮敗之，蒙古兵引去。

一二三七年，蒙古宗王口溫不花取光，斬隨三州，進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卻之。蒙古兵遂攻安豐，

不克，引去。

一二三八年，察罕圍廬州，守兵出戰，蒙古軍敗走。

一二三九年，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樊城、襄陽。次年二月，蒙古將張柔等分道侵宋。五月，蒙古復使王懜入宋。懜前後凡五奉使至宋，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宏遣使歸其柩於蒙古。自是迄一二四一年，窩闊台之死，中國史書未誌兩軍戰事。見馮秉正書二一二至二三二頁。宋君榮書九一至九七頁。

一元史及綱目譯文二四一至二八四頁。

當其軍隊東侵高麗，南破宋境，西躡幹羅思、波蘭（Pologne）、匈牙利（Hongrie）等地，而播其恐怖於歐洲西方之時，窩闊台則專事逸樂，從事於遊獵飲酒。每年春，僅居哈刺和林一月。春季餘日

則居客兒察罕（Kertchagan）

鈞案元史太宗紀作揭揭察哈之澤。地理志作迦堅茶寒殿。此處多桑譯名恐有誤。

地方之離宮中。地距哈

刺和林一日程。宮爲波斯工師所築，可與建築、哈刺和林宮殿之中國工師媲美。春杪復還哈刺和林，

居數日，然後至幹兒蔑克禿（Ormek-toua）

沙刺（Schahra）河旁有一山一站名曰烏兒木克禿（Ourmouk-toni）。沙刺河自東南來，在恰克圖（Kakhta）南二

十二程赴庫倫（Ourya）道中注入幹兒寒河。（見Timkowski行記第一册四三頁）。

之地駐夏。設中國帳幕，外施白氈，內飾金錦。帳內可

容千人，名曰失刺斡兒朵 (Sira Ordou)。鈞案元史憲宗本紀作月兒滅怯土，即指其地。秋日則駐闊舍 (Kensché) 湖。鈞案似即

元史憲宗本紀附近之地，約四十日。冬日則駐冬於汪吉 (Ong-ki)。鈞案名見元史憲宗紀之地，是爲疑是翁金河也。

圍獵之時。窩闊台在其地，用木椿及土築圍，名曰撒喜克 (Tchehik)。周圍廣二程，闊數門，附近一月

程之駐軍，驅野獸至圍中。皇帝先獵，諸王繼之，諸將則依等級次第獵捕，最後獵者爲士卒。見世界侵略者傳第

一册
史集

窩闊台飲酒無節，因常致病，其父屢責之。其兄察合台素爲窩闊台所敬畏，曾遣侍臣一人監之，

每夕飲不得過若干盞，窩闊台不敢公然逆兄命，然飲時易大盞，監者亦不敢拒。見史集耶律楚材數諫

不聽，乃持酒糟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窩闊台悟，乃少減。一二

四一年三月，獵於揭揭察哈之澤，有疾。皇后秃刺乞納 (Tourakina) 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

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以爲言，乃首肯之。已而疾愈。是年十二月，

出獵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山，進酒歡飲，極夜乃罷。翌日辛，(十二月十一日) 年五十六歲。在位十三

年。葬起輦谷。見馮秉正書同册二八三及二八四頁。元史及綱目譯文二八四及二八五頁。

此蒙古主雖蒙古人，而性極寬仁，揮霍無節。諸臣有諫者，則答之曰：「此世凡事無常，第須留遺念於人心也。」喜命人述歷史有名帝王之事跡，聞有聚財者，則曰：「此王太不明。夫財既不能保我輩不死，而我輩死後又不能復生，聚財何益？不如以財寄於民心。」

世傳窩闊台用財無度之事不少。有人製帽以獻，窩闊台命人賞銀二百巴里失（Balish）鈞案一錠。左右以醉中之言，未從。翌日，窩闊台見獻帽人，知其未得賞，命人賜以三百巴里失。又明日，增爲四百。後增至六百，其人始得金而去。窩闊台怒責諸臣曰：「汝曹欲妨我獲此世惟一持久之物，質言之，善譽，則汝曹誠爲我之真敵。具見非懲汝曹一二人，不足使汝曹改過。」

建築哈刺和林之時，窩闊台一日入庫藏，見巴里失滿中，曰：「守此多金何用？」遂諭臣民，欲巴里失者任取之。於是哈刺和林之居民羣來庫，爭取藏金，盡力載之而去。

商賈聞蒙古主寬仁厚施，多自遠方來。窩闊台輒全購其貨物，以供賞賜之用。食後常坐帳前，賜物於人，商賈利其揮霍，常多唱其價，窩闊台輒如價給之，且加給十分之一。人有諫者，則曰：「此曹運其貨物至此，無非冀厚利，我欲其不失望而去。抑況此曹對汝輩常不免有賄賂也。」

窩闊台在道上見一外國老人，詢之，知其籍隸報達（Baschat）。有女十人未嫁，而本人窮而無告。窩闊台詰之曰：「何以不求助於汝主哈里發？」老人對曰：「每次往求，輒得金錢十枚，隨即耗費無餘。」窩闊台命人賞銀一千巴里失。諸臣擬以券付之，命往漢地取金，窩闊台不許，命立以金付之。且命爲之供應驛馬，俾其運金回國。老人曰：「路遠年老，不知能否至報達；脫不幸死於道，諸女將不能得帝恩賞矣。」窩闊台乃命蒙古人十人衛送之歸，其人果死於道。衛送者還報可汗，可汗命送賜金於報達，以畀死者之女。

欲經商者，常求助於可汗，可汗輒貸以金。有商人某貸金五百巴里失，已而復至，言已盡折閱，可汗復如數貸之。次年，其人貧如故。可汗諸臣言其人盡食其金，可汗問曰：「金如何可食？」諸臣對曰：「其人耗於佚樂。」窩闊台曰：「我之巴里失不因是而減，受者既爲我之臣民，則予之仍與藏之我篋中無異。可再予之五百巴里失，告其勿再浪費。」

窩闊台一日遊獵，有平民以三瓜獻，時未攜金，卽命其后木格（Mouga）取耳環之兩大珍珠賜之。后以其人不知珠價，不如待明日以衣與金賜之。窩闊台曰：「其人貧如此，汝以爲能待明日乎？」

以珠子之，此珠將必仍屬我也。」其人得珠，果以賤價售之。購珠者見珠大而美，以獻可汗，可汗乃以珠還后。

法兒思 (Ferdus) 王弟入貢於哈刺和林。貢品中有二瓶，滿盛寶珠。窩闊台亦知此珠在波斯價甚巨。命人出己所藏之大珠滿篋，以示法兒思使者，使者歎爲其國貢珠所不及。窩闊台乃設宴，命散珠於酒盞中，分賜蒞宴諸人。

尙有關於此汗及其國風習之數事，可以追述者：蒙古人在春夏二季，日間禁在流水中沐浴，禁以手浸其中，禁以金瓶或銀瓶取流水，禁在地上曬浣衣，以爲此事可致雷殛。緣其地多雷，而其人頗畏雷也。見史集。設有一人遭雷擊，則遠徙其帳幕及親屬。三年之中，其家人不得入帝室一人之斡耳朵。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屬於被雷擊者之人與物，皆應在兩火間清淨之。見 Jean de Plan Carpin 行紀。一日窩闊台與其

兄察合台共獵還，見一回教徒浴於水中。察合台持法嚴，欲立殺其人。窩闊台曰：「待明日鞫訊其罪，再殺未晚。」卽夜窩闊台遣人密投銀一巴里失於其人浴處，並告其人，翌日被訊時可言僅有此銀一錠，不幸落水中，故入水以求之。鞫訊時其人果執此詞以對，訊者命人勘之，果得巴里失還。窩闊台

曰，無論如何不得犯法。惟其人貧困，致捨命求此微金，情亦可憫，特赦之，並別賜銀十巴里失。

窩闊台卽位之初，卽禁止用斷喉之法殺諸供食之牲畜，應遵蒙古俗及成吉思汗法令，破腹殺之。此禁與回教徒之教戒相違，蓋回教徒祇能食斷喉牲畜之肉也。有一回教人購一羊，引之至家。有欽察人見之，躡其後，登其屋以偵之。見其人將斷羊喉，卽躍下捕之，往見蒙古主。窩闊台訊得實，乃釋回教徒，而殺欽察人，緣其擅入他人家宅也。

有仇視回教徒者，謁窩闊台而語之曰：「曾夢成吉思汗語我曰：『可往告吾子，盡殺回教徒，除此惡種。』」窩闊台聞言，思久之，詢其人，成吉思汗在夢中是否曾用譯人答曰：「否。」又問曰：「汝知蒙古語乎？」其人復答曰：「僅知突厥語。」窩闊台曰：「然則汝言僞矣，蓋成吉思汗僅知蒙古語也。」遂殺其人。

有漢地人在窩闊台前作影戲，影中有各國人。其間有一老人，長髯，冠纏頭巾，而其頸被繫於馬尾者。可汗問此爲何人，作戲者答曰：「是爲蒙古士卒所繫之回教俘虜。」窩闊台卽命停止演戲。命人取波斯及漢地所產之寶物，以示作戲之漢人曰：「汝國之寶物不足與他國比也；我國中之回教

富人，至少各有漢地奴婢數人，而漢地貴人並無一人置有回教奴婢者。且汝應知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然則汝何敢侮回教徒歟？立遣之。

窩闊台喜觀角觝，延致蒙古欽察漢地之力士甚多。聞波斯之力士善鬪，乃命綽兒馬罕遣送之來。綽兒馬罕遣波斯力士三十人赴蒙古。中有著名者二人，一名比烈(Pile)，一名摩訶末沙(Mohammed Schah)。窩闊台見之，頗賞比烈之魁梧有力。其將伊勒赤歹(Itchidai)曰：「誠恐此輩之旅費與酬金虛耗。」窩闊台曰：「脫汝不信其能，可遣汝之力士數人至與角力。汝之力士若勝，我則給汝銀五百巴里失，否則汝負我馬五百匹。」翌日，伊勒赤歹以其隊中一人至，與比烈角力。二人相撲時，蒙古力士投比烈於地。比烈戲曰：「緊持我，否則我將脫身而起。」語甫畢，亟反執蒙古力士而投之地。用力巨，聞骨骼相觸聲。窩闊台進前曰：「緊持之。」復回向伊勒赤歹曰：「其人報酬誠虛耗歟？」遂命其立付賭負物。因厚賞比烈，別賜銀五百巴里失。

窩闊台以美女一人賜比烈。越若干日，笑問此女曰：「此大食 (Tasik) 人愜汝意乎？」對曰：

「未同宿。」窩闊台召比烈至，問其故。比烈謝曰：「今既在可汗朝享大名，而從未爲人所敗，欲保全我力，俾能續邀可汗之恩寵耳。」窩闊台言僅欲其傳種於後，許嗣後不再令其角力。

世亦傳有窩闊台嚴酷之舉。當時幹亦刺惕部中有流言：可汗欲以部女配他部中人。幹亦刺惕部人懼。倉卒違約婚嫁，且有數家舉行婚姻。窩闊台聞之，命將此部年七歲以上之幼女，及是年出嫁之幼婦，聚集一處，列爲兩行，共有四千人。窩闊台自選其最美者，納之宮中。以賞宮廷諸臣者爲數亦衆。餘付教坊。尚有餘者，則命在場諸人任取之。此事對諸婦女之父兄丈夫爲之，諸人無敢求免者。

有蒙古人告窩闊台言，前夜回教力士捕一狼，而此狼盡害其畜羣。窩闊台命以千巴里失購此狼，以羊一羣賞來告之蒙古人。人以狼至，命釋之。曰：「俾其以所經危險往告同輩，離此他適。」狼甫被釋，獵犬羣起齧殺之。窩闊台見之憂甚，入帳默久之，然後語左右曰：「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我壽。孰知其難逃定命，此事於我非吉兆也。」其後未久，此汗果死。

窩闊台有妻數人，妾六十人。妻之位最高者名禿刺乞納，兀汪思蔑兒乞部人也。生五子。曰貴由 (Coyvouc)，曰闊端，曰闊出，曰哈刺察兒 (Caradjar)，曰合失 (Caschi)。別有子二人，曰合丹幹

兀立 (Cadan-Ogoul) 日滅里 (Melik) 皆庶出也。

窩闊台死後，羣情歸向察合台，蓋成吉思汗諸子惟彼尙存也。窩闊台生前頗尊敬之，凡有大事

必詢其意。察合台若在其常駐之畏吾兒地中，則常遣使往徵求之。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察合台性嚴，而持法

不阿，所以成吉思汗命其掌管法令。其封地東起杭海山，西抵阿母河，其間之回教徒常苦其執法太

嚴。有若干成吉思汗禁令，與回教頗難相融。若殺牲斷喉，日間浴於流水中等事，皆有禁，犯者死，遂強

使回教徒違其本教教戒。見史集。相傳有一事，具見察合台對已持法亦嚴。一日與其弟可汗並騎而出，

時二人皆醉。察合台以其馬優於窩闊台馬，於是二人賭賽，察合台馬果勝。是夜，察合台還帳自思，與

君競馬，且馬出君前，於君爲大不敬，遂欲以身作則。次日黎明，率領諸臣進至窩闊台帳前，窩闊台見

其兄於黎明率多人至，驚詢其故。察合台對曰：「昨日無禮於君，今特來請罪，賜杖或死，惟君之命。」窩

闊台感其兄從順至於此極，乃順其意，薄責數語，察合台始謝而出。然仍遵罪人被宥之例，在可汗帳

前跪拜，並獻九倍九數之馬。且命人高聲唱言，可汗已宥察合台死罪，察合台已跪謝可汗之恩。見史集。

察合台以其廣大領土委之馬思忽惕伯管理。馬思忽惕伯忠於所事，曾將成吉思汗侵入河中

時破壞之舊跡咸爲興復。不花刺城之重臻繁榮，由其功也。但在斯時，因有一羣愚昧民衆之狂信而作亂，幾又重遭浩劫。距不花刺三程之地，有塔刺卜（Tarab）村。村民名馬合木（Mahmoud）者，製篩爲業。自言常與鬼神往來，因役使之，而知未來事，信之者衆。緣在河中及突厥斯單之地，土民大致迷信幻術，其執此業以愚人者，爲數不少，尤以女巫爲夥。此輩狂舞招致魔神，爲人治疾。土民聞馬合木有神術，患風痺及其他殘疾者，競往求治。竟有數人自言疾愈，由是人民信從者愈衆。蒙古戍將之駐不花刺城者，聞之不安。時馬思忽惕伯駐在忽氈，乃一面以其事報告馬思忽惕伯；一面決除此僞教主。遂赴塔刺卜謁其人，僞禮之，吻其足。並延接其赴不花刺，蓋謀於半道中殺之也。馬合木或已先曉其意，或已得人報聞，將至預謀殺彼之地時，忽瞠目視蒙古官曰：「速息汝謀，否則我將命鬼神奪汝眼。」蒙古官聞言驚懼，以其人果具神力，遂不敢害之。奉之至不花刺，居之宮中，厚禮款之，人民往禮者不絕於途。馬合木登其屋頂，含水噴來禮之民衆，表示其降福之意。已而聞此城官吏決欲殺之，所以不卽下手者，蓋畏其信徒之衆，遂逃。城中官吏見其遁走，遣騎四出搜尋，則已在不花刺數程之外矣。人民以其從天而降，欲奉其還城，馬合木語羣衆曰：「須滅除此世界中無信仰之人。汝輩尙

何所待？各人可持兵而隨我後。」民衆遂擁之還城，蒙古官吏遁走。次日爲星期五日，乃將塔刺卜人馬合木之名列於公共祈禱中。此新主之黨羽出禮拜寺後，縱掠富人邸舍，民衆繼之。相傳馬合木曾與婦女同宿，其信徒分其浴身之水，藏之以供治疾之用。馬合木既據不花刺，召城中諸要人至，冒辱之。且殺數人，奪教長職，以其黨一人代之。城中知名之人於是皆逃。

馬合木自言有神兵助己，或飛行於空中，或居留於地下。命其黨徒視之，黨徒輒曰：「神兵衣服若何，顏色若何。設有人言不見神兵者，則杖之。」

時蒙古官吏已在不花刺撒麻耳干兩城間客兒迷尼牙(Kerminiyeh)之地，率軍進向不花刺，討擊叛民。馬合木率其黨徒出城迎敵，本人不持兵，不衣甲。甫戰，忽暴風雨至，蒙古兵以出馬合木之神力，遂潰走客兒迷尼牙。城中人追敵還城時，不見其教主蹤跡，蓋已歿於亂軍之中矣。其信徒謂其暫時隱去，不日復至，因暫奉其兩弟曰摩訶末(Mohammed)曰阿里(Ali)者爲主。

戰後八日，蒙古復以大軍至，與叛民戰，大敗之，聞叛民死者二萬人。摩訶末之二弟亦未攬甲持兵，故在戰爭之初卽歿於陣。次日，蒙古兵驅不花刺居民盡出，欲殺其男子，虜其婦孺，而後縱掠城內。

馬思忽惕伯阻之曰：「數人之罪，不應歸之於居民全體。此城興復不易，不能再加破壞。」蒙古將遂止。然尙須請命於可汗，馬思忽惕伯復遣人往爲城民請命，不花刺城始獲免。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

察合台常駐夏於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闊克（*Quenk*）諸高山及忽惕（*Cout*）山之附近。其駐

冬之地則名蔑魯疾克亦刺（*Merouzik-ila*）。察合台嗜酒，與其諸兄弟同，是亦蒙古人共有之惡習

也。兼好色，蓋成吉思汗系諸王以爲人身之善處富貴者，須放蕩於酒色之中也。窩闊台死後，察合台

與諸王共議，決奉皇后秃刺乞納監國政。不數月，察合台死。其得疾時，其親信臣爲突厥人，共其波斯

醫診治之。及察合台死，察合台之一妻名也速倫（*Yasonloun*）者，執此二人殺之，並及諸子。見世界侵略者傳第

一冊——蒙古軍中有一將名察合台忽出克（*Tchagatai Koucheouk*），猶言小察合台也。自察合台死後，遂不許其以察合台爲名，而改名曰雪納台（*Sonnatai*）緣其人爲雪你惕（*Sonitai*）部人也。

（見刺失德書）。察合台後人君臨突厥斯單河中之地，迄於十四世紀中葉。因君位之繼承，內亂時起，

及爲帖木兒（*Tamerlan, Timour*）所滅時，此國之衰微爲時已久矣。據帖木兒後之回教史家之說，帖木兒之五世祖哈刺

察兒（*Caradjar*），曾在察合台軍中爲將，頗見信任，權勢甚重。第考此外尼書刺失德書，皆未著錄其人。二書所載察合台時代之要人，僅有馬思忽惕伯哈別失阿迷的（*Maoussch-Amid*）

等人也。哈刺察兒歿於回曆六五二年（一二五四年）得年七十九歲，可參考樂園第四冊。

第二章

窩勒伽河西諸地之蒙古遠征——經略不里阿耳之地——經略欽察之地——經略斡羅思北部——靈降太和嶺
北諸族——經略斡羅思南部——侵入波蘭——里格尼志之戰——昔烈西亞及莫刺維亞兩地之殘破——侵入匈牙利——匈牙利軍之敗——匈牙利之殘破——別刺之逃阿德里亞迪海濱——蒙古進兵入荅勒馬惕——其退兵——
重再侵入匈牙利及波蘭——其統治斡羅思之地

一二三五年，蒙古諸王既在大會中定策遣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之地，大會散後，應出征之諸王各還其地，預備遣軍以從。西征軍隊由四系諸王組成之。尤赤位下者有尤赤四子，拔都，斡兒荅，昔班，唐古解。察合台位下者有察合台子拜答兒（Baidar），察合台孫不里（Bouri）。窩闊台位下者有窩闊台二子貴由合丹，窩闊台弟闊列堅（Coulcan）。拖雷位下者有拖雷二子蒙哥不者克（Boudjek）。諸王中拔都爲長，命總軍事。以速不台把阿禿兒爲副。時速不台適在經略中原，茲以其

久經戒陣，故召之還，使西征。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史集。

一二三六年春，諸王各自其地率領所部軍隊會師於不里阿耳邊地，首先征服此族。速不台以一軍入不里阿耳之地，破其都城不里阿耳 (Borlgar)。此部諸酋戰不勝，納款於蒙古諸王，已而復叛。遣速不台復往討之，盡降不里阿耳部衆。見史集。

一二三七年春，蒙古諸王進擊欽察，滅其一部份部衆；別一部份西徙，餘衆降蒙古。其一酋長名八赤蠻 (Batchman) 者，久爲流寇以苦蒙古軍，時出不意襲之，得其輜重則逃。八赤蠻率其部衆匿於窩勒伽河兩岸森林中，轉徙無常居，以故蒙古軍難以捕獲。蒙哥與其弟不者克遂決計圍搜森林。蒙古兵搜至一地，見營幕遺跡，聞老病婦言，八赤蠻適離此，遁入窩勒伽河之一島中。遂涉淺灘至此島，襲擊欽察部衆，盡殺之。擒八赤蠻以獻蒙哥，八赤蠻惟請死於蒙哥手。蒙哥命其弟不者克腰斬之。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二册。

居此地之其他北方民族咸爲蒙古所征服。諸族中有不兒塔思 (Bourtasses) 及莫义 (Mokschas)，一名莫兒端 (Mordouans) 者，芬種也。處不里阿耳之西南，有薛兒客速，別有一族，卽史家

刺失德所稱之維卓非納克 (Vezofinak) 也。至若撒哈辛 (Saxines) 則早已納款矣。蒙古諸王既得裏海及太和嶺北諸地，遂開大會，決計侵入幹羅思。見史集：迦兒賓行記著錄有拔都所部蒙古 Parthra，一作 Barolin，第二城名 Jakint，一作 Sarunit，皆未詳其方位，第三城名 Orna，富庶之城也。大致爲基督教徒可薩阿蘭，幹羅思等部人所居，亦有若干回教徒。城在董河口附近。一著名之海港也。與回教徒及其他諸國人通貿易。韃靼兵見難以力取，乃引河水灌其城，城遂淹沒。韃靼兵復自是侵入幹羅思境內。(第五則)

一二三七年十二月，蒙古兵進至兀刺的迷兒大公國邊境。兀刺的迷兒國北方西方與那窩果羅 (Novgorod) 司抹連斯克兩地接界，東方稍踰尼只奈那窩果羅 (Nijnei-Novgorod) 與不里阿耳接界，南方與欽察部或波羅維亦爲隣。蒙古兵至也烈贊 (Razan, Riazan) 城，遣使諭羅滿 (Roman) 闕里吉 (George) 二王納款，命獻其人民財產十分之一。二王求援於大公闕兒吉 (George)，大公以須兵守境，未能以援至。二王兵少不能與敵戰，遂分守可羅木納 (Colonna) 也烈贊二城。蒙古兵進圍也烈贊城，繞以木柵，進攻不息。越七日，拔其城，盡屠其民。闕里吉及其妃與其他諸妃主盡死。蒙古兵縱掠後焚城而去，進至可羅木納。

兀刺的迷兒大公至是始遣子兀薛弗羅德 (Vsevolod) 率衆往援也烈贊。在道中聞也烈贊城

已毀，乃赴可羅木納與羅滿合敵至城下，羅滿出城迎戰，歿於陣。兀薛弗羅德脫還兀刺的迷兒，哥羅木納遂陷。莫斯科注 (Moscou, Moscow) 繼之時，莫斯科注城尙小，居民未以兵抗。蒙古兵仍屠城，俘餘衆而去。守城者大公闊兒吉子兀刺的迷兒 (Vladimir) 亦在俘中。

大公聞敗訊，遽離兀刺的迷兒城，求援諸藩。命其二子兀薛弗羅德及米赤思老 (Mestislav) 守國都。而自屯兵於抹羅伽 (Mologa) 河支流之昔迪 (Siti) 河畔，待其兩弟牙羅思老 (Yaroslav) 思維牙脫思老 (Sviatoslaw) 援兵之至。

一二三八年二月二日，蒙古兵進至兀刺的迷兒城下，出所俘大公子兀刺的迷兒招降。分遣一軍進取速思答勒，拔其城焚之。屠其一部份居民，俘其餘衆，還與大軍合攻兀刺的迷兒。斡羅思諸王妃主等見城將破，乃逃避教堂，依當時俗，薙頂髮而待死。二月八日，蒙古兵踰城而入，縱殺掠，大公二子皆死。大公之妃眷屬主教暨城中要人等避難於主教堂之樂座中，蒙古兵破教堂門而入，殺堂中避難諸人。諭樂座中人出，許以不死。既見無應者，遂縱火焚之。避難者盡死。已而縱掠，繼之以火。

蒙古兵自此分數軍，於二月一月間，歷下羅思脫注 (Rostow)，牙羅思老勒 (Yaroslavl)，哥

羅德志 (Gorodetz) 玉烈注 (Youriew) 帛列思老勒 (Pereslavl) 的米特魯 (Dmitrew) 特威兒 (Tver) 迦辛 (Cascin) 弗羅克 (Volok) 戈思尼牙廷 (Cosniatin) 等城。二月終，大公闊兒吉尙 在昔迪河畔，等待其弟乞瓦王牙羅思老援兵之至。蒙古兵忽至，闊兒吉敗死，士卒多歿。

蒙古兵乘勝進向那窩果羅城。此城領地與兀刺的迷兒司抹連斯克兩國爲隣，北抵白海及珀兒米亞 (Permie)。與亞洲及巴勒迪 (Baltique) 海通貿易，故在北方爲最強。蒙古兵進至相距此城二十程之地，不知何故忽然改道，由是此城獲免。見舍兒巴脫注 (Michel Scherbatorw) 撰幹羅思史 (sin) 撰幹羅思帝國史第三册二七〇至二八一頁。一後至一二五九年蒙古汗別兒哥及察罕 (czar) 亞歷山大尼兀思基 (Alexandre Nevski) 在位之時，那窩果羅城始稱臣納貢於蒙古。

(同書第四册七五頁)。

蒙古兵還攻太和嶺北諸族，征服薛兒客速部及馬里木 (Marimes) 部。刺失德云，馬里木者，秦

察克 (Tchintchakes) 之別部也。案今有朱的 (Tchoude) 種，或芬種民族，而經幹羅思人名稱曰扯列米思 (Tchérimisse) 者，本部人則自稱曰馬里 (Mar)，

得爲此處之馬里木也。扯列米思今居哈贊 (Cazan) 州之蒙古宗王別兒哥敗欽察部衆。見史東北，維牙特 (Viakta) 及迦馬 (Kama) 兩水灌溉處。

部有一酋長名忽灘者，伽里赤王密赤思老之妻父也，率所部四千帳徙匈牙利。見哈藍新書第一二四册八頁。

三八年冬，蒙古兵進圍蔑怯思城，(Mankesh)，案此城名未詳所在。刺失德書逾六星期，拔之。一二三九年春，進取打耳班附近諸地。打耳班者，蒙古人所稱之鐵門 (Timour-calhaea) 也。貴由蒙哥二王奉帝命東還，於是年秋東行。及至韃靼地域，窩闊台已死矣。見史集。

蒙古兵復入斡羅思，攻其南部。時斡羅思南部諸小王雖有外患，仍事內爭。先是蒙古兵退，大公闊兒吉弟乞瓦王牙羅思老，因闊兒吉三子皆死，遂赴兀刺的迷兒踐大公位。牙羅思老甫離乞瓦，扯兒尼果注 (Tchernigow) 王米開勒 (Michel) 卽進據之。已而蒙古兵迫，逃匈牙利。

蒙古兵殘破扯兒尼果注帛列牙思老勒 (Pereyaslavl) 兩城之後，進至乞瓦。乞瓦先爲斡羅思都城垂三百年，利用的涅培兒河及黑海與東羅馬國通貿易，故甚富庶。蒙古兵拔其城，毀其一部而去。一二四〇年，蒙古兵進躡斡羅思部伽里赤國。時此國北界立陶宛 (Lithuanie)，南抵迦兒帕忒 (Carpates) 山，及卜魯特 (Pruth) 西萊忒 (Siret) 河口。其君主荅尼勒 (Daniel) 亦魯里克之後裔也，聞警亦走匈牙利。見哈藍新書第四册六至十四頁。蒙古兵殘破伽里赤境以後，從呂不隣 (Lublin) 州侵入波蘭。世界史略謂可汗曾命將是役所斬不里阿耳斡羅思兩部之人，每人割其右耳，韃靼人因聚耳有二十七萬。(四九二頁)

當時之波蘭，北界尙未信奉基督教之普魯士 (Prusse) 及內波美刺尼亞 (Poméranie citérieure)，東界伽里赤國，及尙奉偶像教之立陶宛部之地，南隔迦兒帕忒山與匈牙利爲隣，西接下
蘭登不兒 (Brandenbourg) 及昔烈西亞 (Silesie) 兩地。時昔烈西亞雖未併入波蘭，然爲波蘭
之藩國。先是一一三九年，波蘭王博勒思老三世 (Boleslaw III) 死，分國於四子，自是以後，內爭時
起，互相攻戰。蒙古侵入之時，虛擁主君之號者爲博勒思老三世之曾孫博勒思老四世 (Boleslaw
IV)，年幼而簡樸。其娶匈牙利王別刺 (Béla) 之女古涅恭的 (Cunégonde) 時，曾發誓願，終身不
色，故世人別號其爲貞義王。君臨克利可注 (Cracovie)，雖爲波蘭之共主，然僅保克利可注桑朵
米兒 (Sandomir) 兩地。波蘭境內其他諸王，皆不奉其號令，國自爲政。博勒思老之諸父孔刺德
(Conrad) 君臨馬卓維亞 (Mazovie)，苦札維亞 (Cujavie) 兩地，而定都於普洛資克 (Ploisk)。
亨利二世 (Henri II) 亦博勒思老三世之後裔也，君臨下昔烈西亞及大波蘭之地，已有三年。大波
蘭者，格難 (Gnesne) 波思納尼亞 (Posnanie) 迦里失 (Calisch) 三州之別稱也。其都城名兀刺
迪思老 (Wratislaw)，一稱不勒思老 (Breslau)。博勒思老之從兄迷赤思老 (Mieszislaw) 則據

有幹彭 (Oppeln) 刺迪博兒 (Ratibor) 二公國，或上昔烈西亞之地。

一二四〇年，蒙古兵進躡波蘭之呂不隣州，攜其鹵獲退向伽里赤境而去。是冬，復又涉冰渡維思禿刺 (Vistule) 河，殘破桑朵米兒，所向無禦者。進至距克刺可注七英里之地，始驅所俘男女而去，時在一二四一年齋節之初也。克刺可注長官兀洛的迷兒 (Vlodimir) 將少軍涉其後，襲之於波刺涅志 (Polanietz) 附近。其始也，蒙古兵多所損傷，已而見敵兵甚少，擊卻之。時蒙古兵所俘男女乘亂多逃匿附近之森林中。蒙古兵繼續退走，從薛赤思卓注 (Sedziszow) 復還伽里赤境內。已而復以新軍入波蘭境。進至桑朵米兒，分爲二軍：一軍進向連西思克 (Lencisc) 及苦札維亞，一軍進躡桑朵米兒州境。桑朵米兒克刺可注兩州貴族徵調臣民，由兩州長官率之禦敵。三月十八日，戰於昔德洛注 (Szydlow) 附近。波蘭兵敗績，主將陣亡，士卒多歿。其得脫者皆逃匿附近之森林中。博勒思老王聞敗訊不自安，攜其母妻避兵於迦兒帕忒山下桑德志 (Sandecz) 城附近之一堡中，已而又遷莫刺維亞境內之一修道院中。波蘭之富家貴族亦多逃避於匈牙利日耳曼 (Allermagne) 兩地。其不能遷徙者，皆避兵於山林沼澤之中而逃死。

蒙古兵進至克刺可泮，見城空無人，縱火而去。入昔烈西亞境，時幹岱兒 (Oder) 河上橋梁皆斷，乃於刺迪博兒附近，或結筏，或泳水而渡。迷赤思老公兵微不能禦，退走里格尼志 (Lignitz)，與其從兄亨利二世之軍合。蒙古兵逕薄昔烈西亞之都城，不勒思老。此城居民見蒙古兵至，不欲以城資敵用，遂焚其城，而退守堡中。蒙古兵圍攻數日，已而解圍去。與進向苦札維亞之別一軍合，共進至里格尼志附近。

昔烈西亞公亨利二世時已集兵三萬人於此，分爲五軍：第一軍大致爲日耳曼人與戈勒德貝兒 (Goldberg) 附近諸礦山之工人。以莫刺維亞侯的婆勒德 (Dipold) 子博勒思老 (Boleslaw) 將之。第二軍則爲大波蘭之軍隊，輔以克刺可泮軍一小隊，以克刺可泮長官兀洛的迷兒之弟速里思老 (Sulislaw) 將之。第三軍爲幹彭刺迪博兒之軍，迷赤思老公自將之。第四軍爲條頓騎士 (Cruisiers teutoniques) 騎士長婆婆 (Poppo d'Osternan) 將之。末一軍多屬昔烈西亞及波蘭之精銳，輔以外籍之兵，中以日耳曼人爲衆，亨利自將之。據波蘭史家之記載，蒙古軍亦分五軍，總軍事者名別塔 (Peta)，疑是察合台子拜答兒。然其兵較其敵爲衆。

一二四一年四月九日，亨利公，諸王侯，諸基督教長等，於舉行彌撒 (messe) 祭後，共出里格尼志城迎敵。兩軍列陣於距城一程之地，奈思 (Neiss) 河所灌溉之平原中。後此即於其地建一村，名曰瓦勒斯塔忒 (Wahlstadt)，猶言戰場即兩軍接戰之地也。波蘭之第一軍請先擊敵，蒙古前鋒偽若不勝退走。波蘭此軍盡步兵，兵甲不完，士卒半身裸露。追敵既遠，蒙古騎兵忽還擊，攢射之。是軍之日耳曼人及其主將博勒思老盡死。迷亦思老速里思老兩軍急往援，亦敗還。亨利婆婆兩軍專事搜擊潰卒者，亦失利。波蘭全軍皆敗。亨利由戰地脫走，從者僅四騎。馬傷不能前，亟易騎。蒙古追騎至，圍擊之。亨利方舉刀自衛，敵騎以鎗刺其腋下，挑之墮馬，斬之。是役也，波蘭軍損失甚衆。相傳敵兵在戰場計算死者之數，每殺一敵，割其一耳，所得之耳，計有九大囊云。Dlugosz, Hist. Polonica, Lipsiae 1711, in-f, lib. III, cap. 39. Idem, Sarmatia As. atq. Europ. - Mart. Cromerus, De Origine et rebus gentis Polonorum, lib. VII. - Jachim. Curenus Freistadiensis, Gentis Silesiae Annales, Wite-bergae, 1571, in-f, p. 68 & suiv. - Assertiones tab. General. Jur. Silesiae in Silesicar. rer. scriptoribus, t. I. 波蘭及昔烈西亞史家云：速里思老迷亦思老兩軍進援日耳曼十字軍之時，戰甚力。忽聞波蘭軍側有騎士呼曰：「速逃，速逃。」迷亦思老軍以為戰勢不利，遂潰。同一史家以為最後二軍之敗，乃因中敵人妖術。據云，此二軍勢甚優，韃靼人忽施妖術，展一大旗，上有字如 X 形。別給一怪首，口吐煙霧，臭惡難聞。韃靼軍為煙霧所掩，敵不能見，而波蘭軍中遂死傷狼籍。案敗者之欲保其名者，常作是類語，敵不能見，而波蘭軍中遂

蒙古兵以鎗貫亨利首，徇示里格尼志堡前。時基督教民已焚城，退守堡中。蒙古兵諭之不降，遂殘破附近之地，捨之而去。進屯奈思河附近之幹忒木和洼 (Otmuchow)。十五日，復躡刺迪博兒。至李烈昔思可 (Bolesisko)，駐軍八日。入莫刺維亞，肆焚殺，達於李海迷 (Bohême) 與大利 (Auriche) 邊境。時此二國並屬李海迷王溫赤思老 (Venceslaw)。國內兵少，又不敢招還李海迷呂薩思 (Lusace) 兩地戍兵，而委其地於敵。僅遣步騎五千人，命驍將牙羅思老 思泰倫貝兒 (Jaroslav de Sternberg) 統之；往援莫刺維亞。以兵少，命勿與敵作野戰，要須防守幹勒木志 (Olmütz) 卜林 (Brünn) 二城。思泰倫貝兒進至卜林，時此州之人業已糾集若干軍隊，乃留餘衆守此城，自率千人入據幹勒木志。甫入城，敵騎繼至。次夜登陴四望，見多處火起，知敵兵已迫。第三日，蒙古兵進至城下，以城中有守兵萬二千人，不欲圍攻，僅攢射城上之人。守兵乃置假人於陴上以誤敵。蒙古兵欲懼伏城中人，發矢射城中，如雲之蓋天，如雹之墜地。且欲利用故技，誘敵出城，思泰倫貝兒嚴守不出。蒙古兵乃焚其附郭，郭外有修道院，少數士卒守其中，蒙古軍舉火焚之。修道院中守卒出戰，盡死。蒙古兵斬其首繫之馬後，以徇城下。城中人憤欲出戰，思泰倫貝兒仍禁不令出。

別塔進營，斡勒木志城下之時，曾分遣數軍殘破附近諸地。已而思泰倫貝兒見敵營防守稍懈，欲出其不意襲之。六月二十四日夜，出攻蒙古營，蒙古兵不及備，損傷甚衆。聞別塔卽於是夜歿於陣中。及蒙古兵整軍包圍敵衆時，思泰倫貝兒則還城矣。是役也，城中人僅喪失三百人。翌日，聞韃靼營中哭聲，偵知韃靼人殺諸俘虜祭其統將。三日後，蒙古兵解圍去。進兵匈牙利，與拔都之大軍合。見 Jo. Pessina de Czeclorot, Mars Moravicus Prague, 1677, p. 343. 本書撰者在一六七五年時爲 Semendrie 之大主教，曾云，思泰倫貝兒答謝天助斡勒木志之恩，曾爲聖母在其地建設教堂一所。國王溫赤思老獎其功，命主莫刺維亞州事，許在其徽章中加公爵之冠，賜地於斡勒木志附近，建堡一所，而受思泰倫貝兒之名。（三四八頁）又據別一史家之說，所賜之地包括蒙古主將戰歿之處、察蒙古兵侵入歐洲之事，記載較詳者，僅此斡勒木志一役也。

蒙古兵殘破昔烈西亞莫刺維亞兩地之時，別有一軍拔都將之，侵入匈牙利。當時匈牙利國境抵阿德里亞迪 (Adriatique) 海，安德烈 (André) 之子及嗣君別刺四世 (Bela IV) 在位已五年矣。拔都進攻前，先作書諭別刺降蒙古主。有英吉利人被逐於國外者，因投蒙古軍，拔都卽遣之齋書往。先是一二三年終，蒙古兵殘破斡羅思以後，進至伽里赤境，預備侵入匈牙利、波蘭之時。匈牙利王別刺信教篤而不好戰，僅遣將率少數軍隊扼守迦兒帕忒山諸隘口，伐木塞道，以阻其入。及至次

年齋節中，翰羅思境警報頻來，始集國中教士貴族於不荅（Bude）城議防禦。

貴族中有一部份人怨別刺：緣此王卽位之前，國中貴人有譖使其與其父王安德烈不和者，別刺會治其罪。已而國中別有貴人欲以匈牙利王位奉之於奧大利公及皇帝菲烈德里二世（Friedrich II），其書爲別刺所得，別刺復正其罪。罰雖不重，罪人之家屬仍不免怨之。此外先王所賜貴人

之地，別刺收歸己有，怨者益衆。可疾汗尼（Cazim）所撰地理志題曰 Assar-ni-Bilad 者，在巴失吉兒。匈牙利人在此條中，應仿牙忽惕（Yacout）之地理詞典作洪格羅思（Hongrois）者，乃誤名曰巴失乞兒，（Baschkires，鈞案卽元祕史之巴只吉惕）。可疾云尼之文，疑採自牙忽惕之書，惟下文非是。其文云，「巴失吉兒惕國中各鄉，皆爲貴人之采地。諸貴人問因是屢屢發生爭執，其國王爲免除爭端，遂將采地收回，代以薪俸。及韃靼兵至，巴失吉兒惕國王命諸將往禦，諸將曰，須將我曹采地退還，始能出戰。國王曰，采地不能如是退還。汝曹應知此戰乃爲汝曹自身及汝曹子女而戰也。由是其軍遂潰，韃靼兵所向無敵。」汝

尙有別一原因，而使全國之人怨其國王者。先是二年前有一部份欽察或庫蠻人避蒙古之亂，由其一酋名忽灘者率領徙居匈牙利境。其數共有四萬帳，匈牙利王收容之，並與其部衆約，改奉基督之教。一二三九年時，國王且親赴邊地，迎迓此突厥酋長，厚禮款之。然庫蠻部人入匈牙利境以後，所過之處，擾害居民，致有強姦婦女者，由是國內嫌惡新客之聲羣起。因國王納此部衆，遂亦怨王。別

刺乃於一二四〇年招集國中教士貴人以及庫蠻部酋等議，散置庫蠻部衆於諸州曠土，俾其屯牧，並爲忽灘等舉行洗禮。雖有此舉，人民怨此外來部衆如故。

一二四一年，蒙古兵至，匈牙利人遂在不荅城會議之中，捕忽灘等諸酋而拘禁之。三月二日，守邊之將還報，邊軍盡歿，韃靼兵已入境，匈牙利人大懼。別刺遂遣蒞會人員各還其地，徵集軍隊禦敵，並遣使諭庫蠻之衆進兵。別刺自往阿勒伯（Albe）思忒里果尼牙（Strigonie）兩地糾集軍隊，率之以赴不荅，而待諸藩兵至，自營於不荅城對岸之帛思忒（Pest）城。命瓦陳（Vatzen）主教護送王后子女輕齋珍寶避往奧大利邊境。

拔都從名曰幹羅思關之隘口侵入匈牙利。別塔則自莫刺維亞踰一名曰匈牙利關之隘口而進兵。合丹速不台之軍則從莫勒荅維亞（Moldavie）而入，當時莫勒荅維亞一地名稱曰庫蠻尼牙（Counanie）。

拔都之軍逕向帛思忒，軍行所過，肆其焚殺。結營於距帛思忒城半日程之地，殘破附近之地。遣遊騎進至帛思忒城下，誘守兵出戰，別刺守城不出。至第三日，蒙古兵繼續挑戰，戈羅差（Colotcha）

之大主教名玉果隣 (Ugolin) 者，以爲怯，自率少數部衆違令出城與敵戰。蒙古軍佯退，過一沼澤，大主教逕追不捨，顧其士卒身環重甲，遂陷淖中，進退失據。蒙古兵攢射殲之，得脫還城者僅大主教等四人而已。因怨王不以援至，遂致此敗。

人民以爲忽灘與蒙古軍同謀，而招之入匈牙利。且視蒙古人爲庫蠻，蓋蒙古軍中亦有不少庫蠻人也。遂要求殺庫蠻酋忽灘，匈牙利人及日耳曼人羣趨拘留忽灘之邸舍，攻之。忽灘等力自衛，卒不支，與左右皆爲暴民所殺。擲其首於窗外，嗣後世人皆知忽灘之冤。

忽灘既死，匈牙利被禍愈重。各地農民聞訊，爭殺庫蠻人。已而庫蠻人結合反攻，殘破平原之地。有匈牙利貴人一羣，攜其眷屬，道遇庫蠻，多被殺戮。庫蠻人每殺一匈牙利人，輒曰：「爲忽灘受此刃。」進至邊州，破弗朗迦 (Franka) 聖馬兒丁 (Saint-Martin) 兩大城，挈其所掠財物馬畜，入不勒伽里亞 (Bulgarie) 境內。

匈牙利王守帛思忒，而待各路援軍之至。弋羅差大主教請擊附近敵軍之遊騎，匈牙利王不從。會有一蒙古軍攻破瓦陳城，城在禿納河上，居民攜其財寶避難其中者，爲數甚衆，茲皆受其害。別又

有一蒙古軍破阿格里亞 (Agria)，掠主教及教會之財貨而去。瓦刺丁 (Varadin) 主教適率師往投匈牙利王，聞訊追躡其後，蒙古兵勢弱，乃設伏，並縛假人於馬上以誤敵。主教軍中伏，敗還瓦刺丁，糾集餘衆往投帛思忒。

匈牙利軍既集，別刺自帛思忒率以往擊蒙古兵，蒙古兵不戰引退。別刺進至撒岳 (Salyo) 河，營於河之西岸。附近有橋，以爲敵軍祇能在此處渡河，乃以千人守之。時蒙古兵退至河東五英里之地，附近多沼澤，地險而易守。夜分軍爲二：一軍涉水渡河，一軍奪橋。置七礮以攻之，守橋之軍遂潰。黎明，圍匈牙利軍營，匈牙利軍出不意被襲，軍中混亂，不敢迎敵。僅王弟戈羅曼 (Coloman)，大主教玉果隣及聖堂騎士 (Templiers) 長，出戰，失利還營。大主教與王弟等復勵衆，率之出戰，均負傷還，聖堂騎士盡死。由是匈牙利軍不敢出戰。至日午，王弟戈羅曼又出戰，戰正酣，營中之匈牙利人多出營潰走，蒙古兵故開圍以縱之。營中餘衆見有路可逃，亦爭出走。惟匈牙利軍結帳甚密，幕繩阻撓，潰兵頗難盡出。匈牙利王始以士卒出戰，繼見其不戰而潰，亦自奪路逃，從蒙古兵開圍之處出走。蒙古兵自後馳逐，待敵軍疲困，次第屠之，其死於沼澤者爲數亦衆。

由是匈牙利軍多死於道，積尸互二日程。思忒里果尼牙戈羅差二城大主教，又主教三人，貴人無數，盡死。匈牙利王以馬健得脫走，至迦兒帕忒山附近之禿羅志 (Thurocz) 州，遇其婿克刺可注公博勒思老亦避兵至此。戈羅曼公繞道走還帛思忒，復由是還其封地。蓋王弟曾受封於荅勒馬惕 (Dalmatie) 克羅阿惕 (Croatie) 兩地也。是年十二月，以創卒。

蒙古兵追潰兵還，收戰利品，於其掌印官屍中得王印。拔都命俘虜僞作國王書，諭國中貴族平民曰：「勿畏彼犬獍猛，勿離汝曹家宅。吾人雖被襲而棄營出走，然冀上帝之助，不久將與敵決戰。汝曹可祈禱上帝，俾許吾人滅敵。」匈牙利人爲所紿，皆安堵如故，以爲大劫可免，殊不知敵兵遍國內矣。

蒙古兵獲勝後，逕向帛思忒，時禿納河畔居民多避兵於此。先是王弟戈羅曼道經此城時，勸城民逃避，城民不從，繕治守具。及蒙古兵至城下，攻數日，拔之。盡殺城民，縱火而去。

蒙古兵殘破匈牙利中心之時，合丹一軍則從特蘭西勒宛尼亞 (Transilvanie) 境內進兵，三日出森林，進至魯丹 (Roudan) 城下，城在諸山中，城民盡日耳曼人。附近有銀鑛屬國王，蒙古兵至，

城民出敵，蒙古兵佯退，欲設伏敗之。城民不迫，還城張宴慶勝，不設備。蒙古兵乘其醉，突入據之。驅日耳曼戰士六百人而去，逾山過林，而至瓦刺丁（Varadin）。時附近貴族以及貴族平民之婦女皆避兵城中。城外有堡，壕深壁厚，壁上有戍樓。蒙古兵先據其城，盡屠其民，不分男女老幼盡死。掠後縱火，退至五英里外之地。越數日，堡中人見敵兵退，以爲不復至，遂還城，就未毀之房屋居焉。一日黎明，蒙古兵復至，城民出不意，其未能逃還堡者盡死。蒙古兵圍堡，直七礮以攻之，破壘而入。婦女避入教堂，蒙古兵見不能立時攻下，遂舉火焚之，避難堂中者盡死。

此輩蠻人且用極放蕩之行爲，污瀆其他教堂。驅男婦於其中，先污辱而後殺之。掘墳墓，踐踏遺物，污聖瓶，拷掠教會人員，迫其出獻藏金，終將所餘貴族平民教士軍人驅之野外屠之。已而因屍臭，棄此荒城而去。避難於林中之遺民，以蒙古兵去，返荒城中求食，蒙古兵偵知，復拘殺之。如是者數，及見無人可殺，始引去。

聖脫馬橋（Saint-Thomas），日耳曼人所居之鎮市也，受害與瓦刺丁同。別有一蒙古軍殘破察納底（Tchanaad）州全境，進至帛兒格（Perg）城，七十村之居民避難之所也。蒙古兵驅翰羅思，

庫蠻，匈牙利等部之俘虜攻之，置匈牙利人於前，及匈牙利人盡死，則使幹羅思人繼之，復以庫蠻人爲殿。其退縮者斬之。攻七日，城破。驅民於野，其中以軍人與婦女爲最多。乃將此輩與農民分爲二聚，先掠其物，後用刀斧屠之。僅餘二幼女得免死，此外有染血臥地佯死而得免者。越數日，蒙古兵進攻也格萊失（Eggrach）修道院，許出降者免死，院中人遂請降。蒙古兵除釋修士數人，及留婦女較麗者外，餘均屠之。

至是蒙古兵遂聚其所掠之牲畜財貨，及所俘之男女，營於其殘破之地。時瓦刺丁州居民藏匿森林中者爲數甚衆，蒙古兵窮搜而不能得，遂釋俘虜數人，而諭之曰：「在一定時間各歸家宅者，許不加害。」亡匿森林之人適苦饑，於是皆歸家宅。由是有百餘村人民復聚，蒙古人於每村置一將以監之。時當收穫之時，農民乃從事於割刈，於是蒙古庫蠻與匈牙利人混處。匈牙利人爲贖命，致不惜奉其女與姊妹於此輩蠻人，以婦女之最美者獻各村之蒙古將，而蒙古將亦以牲畜或馬匹償之。及收穫已畢，諸蒙古將聚於一處，命諸村之民來獻餽物，並攜眷屬以從。諸村民至，遂驅之至一谷中，奪其物而盡屠之。

一二四一年夏秋兩季，蒙古兵修養士馬。是冬，天時酷寒，禿納河水冰合，此久年稀有之事也。河畔之思忒里果尼牙，一名格蘭（Gran）者，匈牙利人最大之城，亦其國諸王之舊都也。蒙古兵欲乘冰合進取此城，惟欲驗河冰堅否，乃棄馬匹牲畜於河畔，而引兵他徙。越三日，對岸之匈牙利人不見敵蹤，以爲退走，遂涉冰過河，奪其牲畜而還。蒙古兵於是繼進。

思忒里果尼牙城繞以深壕，壁上建成樓，城民以城堅可守，不以敵爲意。蒙古兵先營於距城較遠之地，建礮機三十具。已而薄城，驅俘虜在壕邊樹薪爲壁，置礮於壁後，攻之不息。復擲土囊以填壕，圍城中人有法蘭西（France）日耳曼隆巴兒底（Lombardie）等國之商人甚夥，見敵攻甚急，不欲以物資敵用，遂自焚其附郭廬舍，及多數衣服布帛，殺馬，藏其金銀財寶，退守石室。蒙古人憤無所得，乃列柵城外，不使一人得脫。進攻石室，盡殺藏匿其中之人。以火炙富豪，強其獻出藏鏹。城中有貴婦三百人，盛飾請謁蒙古親王，乞免死，爲奴婢。蒙古親王不許，命奪其物而斷其首。

蒙古兵雖得思忒里果尼牙城，然其堡未下。堡在高崗上，西班牙（Espagne）人昔蔑庸（Si-neon）伯爵守之甚堅，未陷，又有阿勒伯主里亞（Albe-julie）亦因四面皆沼澤而得免。復有聖馬

兒丁 (Saint-Martin) 堡，雖被圍，而窩闊台凶問至蒙古軍，令班師，因亦未下。其未陷者僅此三堡而已，蓋不荅城已焚於火也。然秃納河西之地所受之害，不及河東之甚，蓋蒙古兵並未屯駐其地，僅殘破其所過之地而已。是年八月，有一蒙古軍進至維也納 (Vienna) 附近之紐斯塔忒 (Neustadt) 見 *Pernoldus, Chron.* 時城中僅有戍兵五十，弩手二十。奧大利公，李海迷王，可隣惕 (Carinthie) 公，*nicon. ad an. 1242.*

巴的 (Bade) 侯，阿乞烈 (Aquilée) 總主教，合兵來禦，蒙古兵遂引退。見 Math. 英吉利史 第一冊六〇八頁。

蒙古兵殘破思忒里果尼牙以後，分遣一軍，由親王合丹統之，追逐匈牙利王別刺。別刺自秃羅志州走普勒思不兒 (Presbourg)。奧大利公菲烈德里 (Frédéric) 躬詣此城，僞若歡迎，勸其過秃納河以避難。別刺既渡河，遂受菲烈德里之制。菲烈德里以退還前此數年匈牙利所奪之金爲名，乘危迫別刺納巨金。別刺不得已，以財貨賂之，並許割近邊三州於奧大利。菲烈德里尙以爲報怨未足，復以兵殘破秃納河西匈牙利所屬諸州，且取刺卜 (Raab) 城。其地居民舉兵以抗，俘守堡之日耳曼人，盡焚殺之。見 Rogerus, Miserabile carmen, cap. 33. Pernoldus Chronicon, ad an. 1241.

別刺離奧大利，攜其家屬走克羅阿惕境內之阿格刺木 (Zagrab, Agram)，避暑於此城，其自

蒙古軍脫還之匈牙利人，多往依之。別刺遣人赴阿勒伯 (Albe-Royale) 城，連前王聖也虔 (Saint-Etienne) 之遺骸，及諸教堂之寶物，並其王后與年方二歲之幼子也虔 (Erienne)，至荅勒馬惕境內之思帕刺特羅 (Spalatro) 城。王后則由是避居克里撒 (Clissa) 堡。

別刺聞合丹兵且至，急走荅勒馬惕，匈牙利人亦多避兵於此地之沿海諸城。別刺先率諸教長貴人至思帕刺特羅，旋至特老 (Trau)，復由此徙居附近之一海島。合丹軍經過思刺翁尼牙 (Sclavonie)，軍行甚速，所過之地從來未遭兵禍。居民見兵至，大怖，皆逃匿山林。合丹知匈牙利王已抵海岸，乃緩行，次昔兒比由木 (Sirbium) 河畔，休軍數日。集所俘匈牙利男女老少於野，盡殺之。於是逕克羅阿惕之境，進至思帕刺特羅城下，並圍克里撒堡。已而見堡在懸崖上，不易取；復聞匈牙利王不在堡中，遂進兵至特老。屯軍別刺所棲海島之對岸，而守視之。別刺不安，徙其家屬財貨於舟中。蒙古兵於是年三月全月中，屯軍於此。已而進兵入荅勒馬惕高地，乘刺古思 (Raguse) 沿岸不攻。歷破迦塔羅 (Cattaro)，速阿吉岳 (Suagio)，德里瓦思脫 (Drivasto) 諸城，遇人輒殺。旋取道塞兒 維亞 (Servie) 趨拔都大軍。

蒙古軍之東還也，將退出匈牙利境，曉諭營中諸外國人，謂不問是否俘虜，蒙古諸王許赦其死，可各還家自安生業。有無數匈牙利人及額思客刺温 (Ecsclavons) 人，遂離軍而去。然行甫三英里之遠，韃韃騎忽至，盡屠之。見 Thomas 撰長老傳 三九及四〇章。

蒙古諸王屯兵於太和嶺北之地者數月。緣欽察人降者復叛，以兵攻拔都之弟升豁兒 (Sani-sol)，屯兵於此，以討叛人也。一二四三年終，復東行，次年抵蒙古。見史集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可參考此書卷末所譯此二史書所載蒙古諸王遠征西方之文。

別刺所居之島，後遂名別刺島。蒙古兵全退後，別刺始敢離島，而還匈牙利。同年匈牙利復遭天災，所受之害較蒙古之害爲甚。緣田野皆荒蕪不治，地無所出，國因大饑也。當時有著作家二人，曾將蒙古侵入匈牙利國之詳情，記載留傳於後。其一爲教正脫馬 (Thomas)，蒼勒馬惕之思帕特羅城人也，歿於一六八八年。生前撰有撒羅納 (Salona) 思帕刺特羅兩地長老傳。一爲瓦刺丁教會參事會員洛哲兒 (Rogerus)，撰有匈牙利國破滅記 (Miserabile Carmen)。洛哲兒誌其本人冒險事云：「韃韃人攻破瓦刺丁時，我曾隱匿於附近之森林中。卽夜逃至聖脫馬橋，日耳曼人之鎮市也。度此處亦非善地，又逃至麻羅失 (Marosch) 島。已而聞聖脫馬橋被屠大懼，遂離島而藏伏森林中。次日，韃韃人果至島，盡屠其民，僅有島民數人逃藏林中得免。越三日，諸人以爲敵去，回島求食，不意韃韃人尙未去，諸人盡死。當時我流離林中，子身無一物，饑甚，而每夜勢，須潛至島中，於伏屍下求食物。如是者二十日，白日則伏匿石洞，土坑樹腹之中，而不

敢出。途一及韃靼人許居民歸家，不再殺害，我猶未敢信其言。寧遲赴其營，而不回村待死。遂投一服役韃靼營之匈牙利人，所，不再殺害，我猶未敢信其言。寧遲赴其營，而不回村自居其所，無日不自危。一日見韃靼人及庫蠻人甚夥，以車載其捕獲品並牲畜馬匹無數，此地駐冬之意。前此未殺村民者，留之俾能收獲麥葡萄，吾曹以車載，其捕獲品，驅牲畜盡殺之。第二四及第三六章。諸王奉命班師還蒙古，探割既畢，不欲其自食，故盡馬匹東行之衆，結營以待。及離匈牙利境入庫蠻尼亞境，後，遂不許俘虜殺牲畜爲食，僅此留駐林外之衆，結營以待。及離匈牙利境入庫蠻尼亞境，後，遂不許俘虜殺牲畜爲食，僅此韃靼人食餘牲畜之頭足臟腑與之。吾曹至是遂恐韃靼人有屠殺俘虜之意。我藏伏一洞中，以者，我乃謀逃，一日僞作內急，離大道急走入森林中，僕役一人繼至。我藏伏一洞中，以枝葉掩蓋我體，僕人則藏伏他所。我二人如是臥藏者二日，不敢舉首。聞韃靼人搜尋牲畜，招喚俘虜之聲，愈不敢出。已而饑甚，出洞求食，見一避難人至，彼此皆懼而逃；旋見彼此皆無兵器，始相聚互訴苦衷。同至林邊，攀登大樹，四覘之，見韃靼人來時未毀之地，今皆殘破。吾曹痛甚，遂望教堂鐘樓而行，在荒村中拔草根蔥蒜爲食。行八日，方出林教，而至阿勒伯，（疑是阿勒伯主里亞）。僅見白骨遍地，教堂宮殿牆壁之上，尙染有基督民之血。距此十英里，林旁有一鄉居尙存。距林四英里，有一高山，有男女，尙染有基督人甘之，見我曹至，啼泣相慰。詢問吾曹所經艱險，以黑麵包供食，蓋以麥粉合橡皮製之。吾行未，蓋恐其尙有伏兵也。吾曹雖因求食遠至前有民居之地，然晚至國王別刺還國後，始敢離此他適。第四十章。洛哲兒者，生於別涅溫（Benevent）國，初爲教廷樞密員，翰（Jean de Tolde）之禮拜堂教師，數奉命使匈牙利。蒙古侵入之時，則爲瓦刺丁教會參事會會員。既遇難得脫，遂往投舊主。舊主薦之於教皇，因被任爲思帕刺特羅之大主教。受任以後，赴匈牙利，謁國王別刺，別刺以其受命已未與聞，頗不樂，然仍聽其行。洛哲兒於一二五〇年，就大主教職，後歿於一二六七年。

里格尼志之敗，及蒙古殘破日耳曼邊境之訊既播，帝國之人大驚恐，遂創議組織十字軍，進討此輩蠻族。其有資財而不能執兵者，則獻其財。教皇格烈果兒九世 (Grégoire IX) 致信徒書，勵之往援波蘭云：「使吾人憂心之大事固多，如聖地之可悲事件，教會之憂患，羅馬帝國之可憫情形，皆是已。然吾人今願忘此種種憂患，而專注意於韃靼之禍患者，蓋恐今日基督教名爲韃靼所滅也。一思及此，足使吾人骨碎髓乾，體瘦力竭，憂痛之極，致使吾人無所適從。」見 Ducas 波蘭史 第七卷六八二頁。

當時日耳曼情形雖危，然未受韃靼侵略之患。蒙古宗主別塔之兵，僅入匈牙利，殘破此國者三年。匈牙利王別刺雖求救於歐洲諸君主，然無以兵至者。會皇帝菲烈德里二世與教皇格烈果兒九世互相攻戰，亦無暇東顧也。羅馬教皇欲驅日耳曼勢力於意大利 (Italie) 境外，忌菲烈德里之智識過人，不屈於教會勢力，遂欲廢之。命帝國之臣民勿再效忠於其主，激勵基督教界，羣起共討菲烈德里。菲烈德里不爲所懼，遂興兵征服從教皇命而舉叛旗之意大利諸屬國。瓦陳主教奉別刺命以國書來求援時，菲烈德里適在意大利用兵。別刺書言，脫能以兵來援，驅韃靼於境外，彼將舉國以事皇帝。菲烈德里答別刺云，設其兵事未終，遽離意大利，則日耳曼爲保存其權利所犧牲之血與財，將

成虛耗。設其進攻韃靼，其本國將有被侵之患，蓋恐羅馬教皇乘機報怨也。一俟基督世界恢復和平，義大利重見安寧，而帝國有恃無患之時，必將率領戰士往平韃靼。見 Epistol., lib. 1, cap. 29. Basiliae, 1566 in-8. 菲烈德里雖不出兵，然命其子孔刺的 (Conrad) 及日耳曼諸王預備進攻韃靼。且致書其他諸國君主，勸其爲宗教及本國安寧計，共謀防衛以禦各國共同之大患。其致英吉利王書云：「設若韃靼侵入日耳曼境內，而無充分之藩籬以阻之。其他諸國必將受其害。吾人以爲此蓋人類信心之減退，與夫過惡之污染，而天降之罰也。願君預爲籌謀，當公敵蹂躪隣國之時，預謀防禦之法。此種民族之來，蓋具有征服西方全境，及消滅基督信仰之意，此上帝之所不許者也。切願我輩之救世主耶穌基督，以其迄於今茲之恩德及援助，使吾人制勝敵人，使韃靼得遇西方之兵力，遏制其驕矜之心，退還其本國而去。」見 Math. Paris 撰英國史第一冊五五八頁。

瓦陳主教離日耳曼而至羅馬，呈其主之求援書於教皇。然教皇之答復亦類菲烈德里二世之答復，毫無要領。首先對於基督教徒之受韃靼之害，表示悲憫之意，以爲此事乃因人類之罪惡所招致之天災。復次激勵畏懼上帝而求其悲憫者，速抱贖罪之心。格烈果兒九世並勵別刺奮勇守國，衛

護宗教，彼將以有效之援助付之，對於匈牙利王及其親屬，以及防護匈牙利投身十字麾下之人，彼將以宗教大會所畀聖地十字軍之同一贖宥及解免付之。格烈果兒同時並致書於數國國王，促其援助匈牙利，蓋恐匈牙利殘破之後，其他諸國將遭同一禍患也。

教皇又致別刺書，勵其盼望上帝之悲憫。上帝雖降災以罰罪，終必易嚴烈爲溫和，先持罰罪之鞭，終伸慰撫之手。復次曰：「若自稱爲帝之非烈德里，能自悔過，歸向教會，教會亦願與之言歸於好。此足爲上帝之光榮，宗教之幸福，於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寧息，而對君國可爲較有效之援助。」見

Raynaldus

撰教會年曆第二冊二五九頁此二書皆作於Lafra者。前一書年月日爲一二四一年六月十六日，後一書爲同年七月一日。

當時亞洲及西方諸民族，皆信韃靼之至，乃上帝假其手而罰罪。信徒且信其爲聖經中所載反基督 (Anti-Christ) 降世前之民族，信其來自極東之地，滅此基督教名稱。顧處此世紀中，君主之權日弱，封建之勢日盛，歐洲分爲若干小國，互相敵視，凡有大事，非集會議不能決之。益以道院積習，幼稚信仰，與夫無益之迷信，妨礙理性之發展，遂致基督教界對於蠻族之來侵，竟鮮有籌備防禦之策者。幸而窩闊台之凶問至，使拔都等諸王不得不班師還蒙古，選立新君。否則以蒙古兵戰術之優，

其他歐洲諸國殆將受幹羅思，匈牙利，波蘭等國相同之害矣。夫以少數擐重甲之騎士，及無數半裸露之鄉民，不知戰術，不知服從，統率不能一致，恃此軍隊以抗久經戰陣習知戰術之蒙古輕騎，故每戰必敗。蒙古兵善騎射，兩軍未接，即在遠處發矢，視持矛劍骨朶以戰之勇士如無物也。

別刺甫還國，即聞流言，傳韃靼將復來侵。時韃靼略地抵於伽里赤，莫勒荅維亞之西界，隨時皆有侵入匈牙利，波蘭之虞也。一二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教皇格烈果兒九世死，繼任之薛勒思廷（Celestin）在位不久亦逝。缺位至一二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因那會四世（Innocent IV）始當選爲教皇。匈牙利王別刺以書至，求憫其國難，速遣十字軍來援。因那會立命阿乞烈總主教激勵耳曼諸民族組織十字軍往援匈牙利，已而得悉韃靼來侵之訊爲謠傳，始止。見 Otlor Raynaldus 書，一四四三年下，因那會致阿乞烈總主教書所題年月日，爲一二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越二年，開宗教大會於黎雍（Lyon）。教皇因那會四世所宣佈招集大會之諸理由中，有緊急籌備防禦歐洲抵抗韃靼一事，大會爲息天怒，命舉行齋戒及莊嚴之祈禱。因決定易受蒙古侵入之民族，增築堡壘，杜塞道路。並遣傳道師奉教皇書謁蒙古將，勸其勿殺基督教徒，兼勸其改信正教。一

二四五年宗教大會對於保障此大禍之籌謀也如此。見同書第二册三三二頁。

先是韃靼侵入匈牙利，而其國半受殘破之時，別刺曾求援於菲烈德里二世。脫在一定時間以前，皇帝或親自以兵來援，或命帝子羅馬王孔刺的以兵至，則別刺將舉國稱藩。菲烈德里曾許遣其子進援匈牙利，然未踐約。後數年，別刺恐菲烈德里執前詞，強其稱藩，遂謀之於教皇。教皇以為條件既未履行，所約當然無效。菲烈德里永不能以上邦名義下臨別刺或其後人也。見 Odor Raynaldus 書，第二册三四二頁。因那曾書作於黎雍，時在一二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二五九年，教皇阿荔散德四世 (Alexandre IV) 曾致匈牙利王書，觀其詞意，似當時別刺曾接受一蒙古汗之同盟建議。別刺曾訴苦於此教皇，謂教廷既未拯其災，彼將接受韃靼人所提出同盟之建議。阿荔散德答書云：「來書所云，足使吾人感傷。來書謂君國為韃靼殘破之時，君曾求援於前任教皇格烈果兒；而此教皇竟忘君與君祖之歸向正教，對君臣民之被屠戮，既無舉動，且無一語以慰之。此教皇死後，教座缺位之時，諸樞密員曾與君約，未來教皇將謀驅蠻族於君之境外。然此約未踐，後恐韃靼之復來侵，又求援於教會。君復以教會棄君國難不顧，與前此被災時同。第若一思

當時教會之難境，吾人敢信君必諒之。君必以此災完全屬於時代之不幸，與擾亂教會者之罪惡也。蓋當時皇帝菲烈德里對於教會強加暴行，必欲征服教廷諸子，而謀獨尊。教會爲防護其自由，與其諸子之自由，曾大耗帑金。因負債甚夥，既處困難之中，勢難援助他人，其本身財源且不能償一切債務，他可知矣。至若新教皇即位以後，尙未踐樞密員之諾言者，蓋韃靼已退出君國以外，無援助之必要也。君以爲敵勢太強，未能抵禦，而教座將來之援助既不可恃，勢將忍痛與敵締結修好同盟之條約。且云，敵已提議數次，或以韃靼王女字君子，或以君女字韃靼王子。和約上明定，將來韃靼西滅基督教民族之時，君之子應以國人四分之一從征，爲韃靼軍之前鋒。以所得基督教民族之鹵獲五分之一屬君。韃靼許不要求納貢不入君境。遣使至君國者隨從不得過百人。此事余以爲不如勿言之爲愈。蓋君既無望於常使少數戰勝多數之天助，又無望於利害共同之其他諸國王之人助；而欲於此種屈辱條件之下保全國土身家，洵可耻也。「教皇歷舉必須拒絕此種提議之道德名譽宗教規條。且曰，縱就現實利害言，亦不應接受此種提議。蓋韃靼無誠意，觀其以前對於其他民族故設陷穽之例，可以爲鑑。民族之受災乃因天罰其罪，不如以熱烈信心避免天罰。至若匈牙利王所請遣弩手

千人往援一事，教座未能報命，教皇以爲付與贖宥，視同十字軍，蓋爲一種最大之援助云。見 Odor. Raynaldus
一二五九年下，此書作於一
二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時歐洲恐蒙古兵之復至，常在驚懼之中。教皇阿荔散德四世會命基督教民籌備戰守。其於一
二六〇年致波兒朵 (Bordeaux) 大主教書，勵其聯合一切基督教國之兵力，謂非一國之力所能
抗。設有與韃靼聯合者，應以重罪懲之。願在是時禍患未迫，法國僅命於每月之第一星期五舉行遊
行祈禱齋戒佈施等事而已。見 Martenne & Durand, Veler. Scriptor. et monumentor, amplissima collectio, Parisiis, 1724, in-f. t. VII, p. 168, 170.

同年初，教皇致書於法蘭西王，言韃靼已據西利亞諸要城，帕勒思丁 (Palestin) 之基督教民
有被侵之虞。於是法蘭西王魯意九世 (Louis IX) 集國中諸藩主及教長於巴黎，命爲遊行及祈
禱，禁止奢侈饕餮。見 Guillaume de Nangis 撰 聖魯意年曆二四七頁，

次年，阿荔散德四世於復活節中集宗教大會於羅馬，聞韃靼西侵之警報，遂將大會改期。已而
又聞侵入匈牙利之韃靼兵，爲國王別刺所敗，損失五萬二千人而去。見 Hardulnus, Acta Concilio-
rum, Parisiis, 1714, t. VII, p. 546-7
此處所言一二六一年匈牙利被侵及韃靼失利之事，必是一種謠傳。蓋匈牙利古史家未見著錄，僅有 George Pray 之匈牙利國年曆第一冊三〇九頁謂爲實事而已。復又於六

月終開會，聚議保衛基督教國家，抵禦韃靼之事。教皇致書於諸國國王，勵其籌謀軍備，並激勵集於十字軍麾下之民族，共驅基督教之敵。

一二六五年，匈牙利王別刺以韃靼將侵入匈牙利波蘭二國，因求援於教皇克烈門（Clement）。

教皇命在此二國及隣近之日耳曼諸地，組織十字軍以抗。見 Odor Raynaldus 書一二六五年下已而敵兵未出，乃止。晚

至一二八五年時，庫蠻人叛匈牙利王刺的思刺思（Ladislas），招致蒙古兵，蒙古兵始侵入匈牙利，

進至帛思忒，飽載而去。見 Schwandt. Script. rer. Hung. t. I, p. 151.

波蘭則屢爲韃靼所殘破。一二五九年，韃靼兵入立陶宛，其未能逃匿於山林沼澤之居民皆被

屠戮。已而韃靼兵併幹羅思立陶宛兩部之兵，攻入波蘭。焚桑朶米兒城，圍其堡，時城民及附近鄉民

皆避兵堡中。統率幹羅思軍者，伽里赤王荅尼勒之弟瓦西勒可（Vasilko），及王子烈雍（Léon）

也。諭堡將降，可保堡中人不死，堡將信其言，率堡中貴人赴蒙古主將前納款。當其跪伏請命之時，蒙

古兵執而褫其衣殺之。旋大呼入堡，乘其不備，盡殺男子，沒入婦女爲奴婢。及殺戮既厭，遂驅餘民入

維思禿刺河，焚堡而去。進取克刺可注，焚其城，時博勒思老已逃匈牙利矣。蒙古兵殘破所過之地，進

至幹彭境內之比脫木 (Bythom) 城，始飽載鹵獲而還幹羅思。計自出兵至是共有三月。嗣後屢合幹羅思立陶宛兩部之兵侵入波蘭，其行爲殘忍，與以前諸役同。見 Cromerus, Per. Polonicar, lib. X.

幹羅思之情形則較波蘭匈牙利尤爲不幸。殘破之後，復受蒙古人之統治者二百餘年。其大公與諸藩王皆稱臣於蒙古汗。時朮赤之後裔君臨之地在裏海黑海之北，建都於窩勒伽水上之撒萊 (Seraï)。幹羅思諸王常須入朝大汗廷，設有內爭，須由蒙古汗決之。欲得直者，必須奉以厚賂，每次大公死，欲襲位者必須邀寵於拔都之後人。蒙古汗不特時常自由處分其國土，且常自由處分其生命。諸王入謁蒙古汗時，必須遵其禮節，折辱無所不至，蒙古置長官於幹羅思諸州，專橫貪婪，民不聊生。每有汗使至幹羅思大公所，大公必出城跪迎使者。獻馬潼，陳貂皮於使者足下，使者高聲宣讀汗敕，大公須跪聆之。見哈藍新幹羅思帝國史第四第五及第六册 — Cureus, Silesiae Annales, p. 67. 幹羅思人各納皮革於蒙古以當身稅。其不能納者，則沒入其人爲奴婢。見迦兒寶行記第七則。

蒙古統治幹羅思迄於十五世紀末年。朮赤諸後王因奪位常起內訌，撒萊城諸汗之威權因以日減。幹羅思諸大公後建都於莫斯科注者，歷併諸國，其勢日強。始而不納貢於蒙古汗，繼而奪併其

疆域。

蒙古統治斡羅思之初年，似曾斥地北方，抵於珀兒米亞（Permie）之地。那威（Norvège）國王豁堪二世（Hocan II），君臨其國始一二七迄一二六三年者也。當其在位之時，有不少珀兒米亞人因逃韃靼之殘害而徙那威。那威國王曾使之歸依基督教，並以馬郎格兒（Malanger）灣一帶之地授之云。見 Thormod Torfoeus 撰那威國史 一七二一年刊第四冊三〇三頁。

第四章 貴由時代

皇后禿刺乞納之監國——耶律楚材之死——貴由之被推戴——其在位時之措施——其死——教皇因那曾遣
派傳教師往使蒙古——教士普蘭迦兒賓之赴薩剌地域——教士安塞勒木之赴波斯——聖魯意之遣安德烈隆主麥
勒往使薩剌地域

窩闊台死，斡耳朵附近通道皆命人監守，不許人外出。分遣驛使馳赴各地，勒令在道旅客止於所至之地。先是窩闊台鍾愛其第三子闊出，欲以位傳之。不意一二三六年闊出歿於湖廣軍中，遂又移愛於闊出長子失烈門（Schiramoun），養之宮中，欲使之承大位。惟皇后禿刺乞納則欲立其長子貴由。貴由以一二〇六年生，常從宗王按赤帶伐金，擄其親王而歸。見元史譯文二九八頁。又從拔都西征，一二四一年一月，窩闊台命其率所部班師東還，貴由在道得父死訊。

皇后禿刺乞納以皇帝凶問赴告諸宗王及諸統將等，並召其齊赴窩闊台之斡耳朵，推戴新君。

大會未開以前，察合台及諸王等共請皇后攝政。禿剌乞納者，始爲兀泚思蔑兒乞部部長塔亦兒兀孫 (Tair-Oussoun) 之妻，成吉思汗平此部，共其夫被擒。成吉思汗以禿剌乞納賜其子窩闊台，遂爲窩闊台妻。

攝政皇后開始罷丞相鎮海 (Tehingcai) 職。鎮海者，畏吾兒人也。鈞案西書或以也里可溫與迭層 (Talang) 與畏吾兒混稱之例，致有此誤。蓋鎮海實爲克烈部人，而奉基督教也。窩闊台在位時爲丞相，兼記錄皇帝之逐日言行。見史察合台亦用漢人一人爲丞相，逐日記其言行。此中國君主之起居注職，其起源甚古也。

先是有回教徒名奧都刺合蠻 (Abd-our-Rahman) 者，經商而至蒙古，因得禿剌乞納信任。窩闊台在位之末年，曾建議撲買中原課稅。耶律楚材先定其額爲五十萬兩，取河南後，歲有增羨，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一二三九年，奧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言不難增至五百萬兩，其奈民不堪命何？因極力辯諫，聲色俱厲。窩闊台曰：「爾欲搏鬪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見馮秉正書三二二頁皇后攝政時，仍命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所，撲買中原銀課如故，專事聚斂。楚材憤悒成疾，以一二四四年六月歿於哈刺和

林，年五十五歲。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中國史官曰：「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窩闊台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後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見馮秉正書二、三、九頁。綱目譯文二、九、二至二、九

五頁。Abel Rémusat 亞洲新雜纂第一冊六、四頁以後。考波斯史家之記載，窩闊台時代行省事於中原者，爲馬合木牙刺注赤 (Mahmoud Yelouali)。中國史家則以爲耶律楚材。窩闊台死後，奪牙刺注赤官，耶律楚材亦被罷。楚材歿於一、二、四、四年，牙刺注赤後在蒙哥即位之初尙存。蒙哥復命其行省事於中原，牙刺注赤爲回教徒，有一子，名馬思忽惕伯，於察合台及其後王時代，管理突厥斯單河中兩地。耶律楚材則爲契丹人，奉儒教或佛教，曾隨扈成吉思汗至波斯。牙刺注赤亦隨行，曾被任爲哥疾寧長官。觀中西記載岐互之點，吾人不知何所適從，然其所指者要必爲同一人無疑。

牙刺注赤子馬思忽惕伯，爲突厥斯單河中長官，懼被逮。逃依宗王拔都。皇后遣阿兒渾 (Argun) 赴波斯，逮其長官闊兒吉思 (Keurguenz) 入朝，鞫問其罪，蓋皇后與闊兒吉思有舊怨也。闊兒吉思被逮後，卽命阿兒渾代其職。先是蒙古兵破波斯之徒思城，掠一婦女名法廸馬 (Fathma) 而還，得皇后寵，所言必從。窩闊台時代重臣數人之被黜，或謂皆此回教婦人讒構所致。

窩闊台死後未久，其叔帖木格斡赤斤謀取大位，曾舉兵進迫皇帝之斡耳朵。秃剌乞納遣人以好言詰其率領衆多隨從來見「其女」之故，並遣斡赤斤子在朝者往謁其父。時貴由已抵其葉密立河之封地，斡赤斤乃變計，引兵歸。使人告皇后曰：我來弔汝夫喪，非有他也。

招集大會之所，定在闊哈（Gneuca）湖畔，元史譯文謂在達蘭達巴（Dalanchaba）之地。窩闊台駐夏之所也。晚至一

二四六年春，大會始開。延期之故，乃因拔都託故不至。拔都與皇后及貴由有嫌，遂托病足不赴大會。顧拔都爲諸宗王之長，其他諸王欲待其至始行推戴新君。皇后屢遣使促之，拔都雖許赴會，終托詞不至。大會遂不待其至而舉行。時亞洲諸王畢至，其赴韃靼地域中心之諸道途，行人絡繹不絕。諸宗王各率所部將卒來會，其至選舉大會之地者：有斡赤斤及其諸子八十人，拖雷之寡婦及其諸子，窩闊台朮赤察合台之諸後王，及所部諸那顏統將等，中原之軍民長官，波斯長官阿兒渾，突厥斯單河中長官馬思忽惕伯，及此二行省中之諸藩王貴人，魯木之塞勒朮克朝算端魯克那丁（Bokh-rud-

Din），斡羅思大公牙羅思老（Yaroslav），爭奪谷兒只王位之二王大維德（David），二王同名阿勒

波（Alep）王弟，報達哈里發之使臣，阿刺木忒（Alamout）亦思馬因派（Isma'ihiyen）教主。鈞案即元史之

水刺之使臣，毛夕里法兒思起兒漫三國之使臣，皆奉厚幣而入朝。其處此以亞洲華麗而顯耀之諸使臣中者，尙有以樸素著之歐洲修士二人，是蓋教皇遣赴韃靼地域傳佈宗教並勸止殺戮之傳道師也。開會之地曰昔刺幹耳朵。置毳帳二千，僅敷諸王貴人使者居留之用。商賈多自亞洲各地齎其貴重出產來此貿易。帝帳周圍聚集臣民無數，糧食之價因以大增。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所指者必爲教皇遣派之二傳道師。

諸宗王統將等聚會於一大帳中。帳可容二千人，周圍繞以畫欄，帳闢二門：一門爲禁門，供君主之出入者，無人守之，似以無人敢由此門出入也。別一門以執弓刀之衛士守之，蒞會人員議事至日中，逾午則放飲酒與馬湏。所服之衣每日易其色。貴由在受推戴以前，已受特別敬禮。每出帳，卽有人爲之作歌，執旄者傾下其旄以致敬。選舉之時，皇后與蒞會人員羣赴距離昔刺幹耳朵三四程地之金幹耳朵中，蓋帳柱貼金箔而釘金釘，故以名也。見 Vencentium, Specul. Hist. 第三十一卷 諸宗王諸部長諸統將等共議推戴新君，首先決定選窩闊台之後人承大位，失烈門雖爲其祖父所指定繼承大位之人，然因攝政皇后主張以貴由嗣位，遂以失烈門尙未成年，共推貴由爲大汗。貴由既受推戴，

乃依俗以大位歷讓諸王，而以己病爲辭。如是讓久之，始從大會之請，惟附以條件，須以大位傳之其後人。於是蒞會者簽署此文約曰：「汝後人雖僅存一塊肉，置之草中脂內，而狗牛不取者，吾曹決不奉他人爲汗。」誓畢，脫帽解帶，奉貴由坐金座上，共以汗號上之。（一二四六年八月。）蒞會人員對新君九拜，其在帳外之藩王及使臣等，以及平野之民衆，皆同時跪拜稱賀。貴由受臣民朝賀畢，率諸宗王諸統將等出帳對太陽三拜，拜已，設宴。皇帝坐寶座，諸王坐於右，諸妃主坐於左。所食者盡肉食，所飲者酒與馬湏。宴時作樂，偕以戰歌，歡宴至夜半。十三世紀之二旅行家言及蒙古新君卽位典禮，*de Saint-Quentin* 於一二四七年赴波斯蒙古將拜住 (*Baidjan*) 營，曾記錄貴由汗卽位事。謂其當選後，諸蒙古貴人將此汗夫婦二人坐於甌上，高舉而歡呼之曰帝后。（見迦兒賓行記第九章）此教士足跡未至蒙古，其所記之事或因得自傳聞，未足信也。然身親卽位典禮之人，所言亦同。阿美尼亞郡王海屯 (*Haison*) 所撰東方史（第十六章二七頁）云：「七國之首領貴人集其臣民，命其宣誓，效忠於成吉思。誓畢，置座於中，覆黑布於地，坐新君於上，七國首領共舉之，而歡呼之曰皇帝，或第一汗。已而跪拜於其前，用黑布載新君於寶座上。蓋爲韃靼之舊俗，雖侵略多國而獲有財寶無數，（蓋其完全據有亞洲之地而抵於匈牙利邊境），仍不變其俗。我曾參加此種典禮二次也。」如是宴樂七日。貴由然後取其父所藏之金銀財帛，命拖雷之寡婦沙兒合黑帖泥 (*Siourcoucteni*) 散之衆人，視其位之高下而俵散之。先及諸王妃主，次及諸臣諸那顏諸將校等，終及諸藩王及其隨從諸人。新帝

欲其施賞超過其父之舊賜，購入商貨七萬巴里失。其左右以物多難載運，勸其藏之。哈刺和林庫中，貴由曰：「不必藏貯，可散之衆人。」於是不特士卒有賞，凡蒞會之人皆有所賜。先賞右手及左手諸部衆，賞賜之厚，雖童稚亦有所得。繼賞外國人，至於僮僕，皆有所獲。頒賞之後，餘物尙多，復又頒賞一次，仍未能罄，貴由命人競取之。迦兒賓云，距帝帳不遠有一山岡，岡上有五百餘車，滿載金銀絹帛，皇帝與王公分取以贈其所喜之人。（第十二章）

新汗卽位後之第一事，卽追問宗王幹赤斤稱兵事。顧此事難於公開，乃命蒙哥幹兒蒼二王按問之，歸罪於幹赤斤之官屬數人，殺之。

皇后攝政四年有餘，諸王等遣使奉教令四出，爲無厭之徵求，並濫爲豁免賦稅。至是貴由嚴責之，取消一切豁免之令。莎兒合黑帖泥及其諸子獨不效尤，故汗獎之，命諸王妃主奉以爲法。同時追認窩闊台之一切詔令，並簽署其父在位時所頒行之一切文狀。

察合台之將死也，以國傳其孫哈刺旭烈兀（Cara-Houlagou）哈刺旭烈兀者，歿於范延城下之木阿禿干之子也。新帝獨厚察合台子也速蒙哥（Yissou-Mongco），以爲孫不應先子而嗣位，乃廢哈刺旭烈兀而冊命也。速蒙哥嗣父位。貴由仍繼續對宋用兵，命速不台察罕二將率軍南侵，別遣

軍往討高麗。一二四七年八月，遣宴只吉帶 (Itchikadai) 率一軍西戍波斯，由諸王於所部中每十人簽發二人以從。命宴只吉帶 總統波斯之一切蒙古軍，並就地於十人中調發二人以益之。谷兒只魯木，毛夕里，底牙兒別克兒，阿勒波悉歸 其管轄。以上諸國之貢賦獨由其徵收。皇帝曾有西征之言，宴只吉帶 此軍蓋爲其前鋒也。（迦兒賓 亦云貴由有西征之意。第 三十一卷 第三十六章）。仍命阿兒渾治波斯，馬思忽惕治突厥斯單河中，並賜獅頭牌子。（鈞案 蓋虎符之誤，改修元史者多據西書改爲獅符，非是。）此二長官所任用之諸長吏，並守原職，亦賜牌符。其地有數國國王受册命繼續君臨其國。殺奧都刺合蠻，仍以馬合木牙刺注赤綜理中原財賦。起復鎮海 仍爲丞相。

小亞細亞塞勒朮克朝之國（魯木）新稱藩於蒙古，其算端也速丁 (Yzz-ud-din Kei-Kavouss) 遣其弟魯克那丁 (Rokn-ud-din Kilidj-Arslan) 入朝新君。帝寵魯克那丁，遂廢其兄，而册封之爲魯木算端。（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史集。）

谷兒 只有二王，皆名大維德。其一爲前王刺沙 (George Lascna) 之私生子，別一人爲刺沙 妹繼承 兄位之女王魯速丹 (Rhouzoudan) 之子，因爭位，並入朝求册封。貴由乃分谷兒 只爲二國，前

一王治哈兒特里 (Khartli) 後一王治亦米萊忒 (Imirette) 惟魯速丹子須稱藩於刺沙子。
見Saint-Martin 撰阿美尼亞記第一册三八五頁。又第二册二九四頁，一史集。西里西亞 (Cilicie) 之阿美尼亞王海屯一世 (Het-hom I) 亦遣其弟帕德 (Sempad) 奉重幣入朝新主哈里發遣其大斷事官法合魯丁 (Fakrud-din) 入朝，貴由以屯成波斯之蒙古將有訴此教主之罪者，付聲罪詔書於使者，而遣之歸。亦思馬因派教主之使者所受折辱尤甚，其所齋還詔書之詞尤爲嚴烈。大事既決，大會遂散。諸王各返封地，預備新近決定之遠征。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册一史集。

其參列推戴貴由大會之歐洲修士二人，蓋爲弗朗西士派 (Franciscain) 之修士普蘭迦兒賓 (Jean de Plan Carpin) 及本篤 (Benoit) 也。先是一二四五年之黎雍宗教大會，決定遣派傳教師往使韃靼，勸其勿嗜殺戮，並皈依基督之教。教皇因那會四世遂致書於巴黎朶密尼迦派 (Dominicain) 之道長，命其於本派教士中選數人往使韃靼。道長集諸教士，宣讀教皇書，諸教士感極而泣，爭求派往。其被選派者教士四人：曰安塞勒木 (Anselme de Lombardie) 曰西孟 (Simon de Saint-Quentin) 曰阿勒別里克 (Alberic) 曰阿荔散德 (Alexandre) 共赴教皇所，齋教皇

書赴波斯，謁蒙古將拜住。別有弗朗西士派教士三人，波蘭人本篤，葡萄牙人羅郎（Laurent），及普蘭迦兒賓，則奉派往使韃靼。茲二派皆行乞派，自創立至是約五十年，其目的乃在傳佈福音於異教徒之中也。見 Lucas Waddingus, Annales Minorum 第一册六四
一頁，一教會年曆第二册二五八及三九三頁。

茲二使團於一二四六年出發，弗朗西士派之教士經行李海迷，昔烈西亞，波蘭等國，而抵連西思克。聞謁蒙古首領者必須先奉餽品，願諸教士等特佈施爲生，無物可獻。孔刺德公夫婦，連西思克主教，及波蘭之貴族等，乃以皮革贈之，俾其成行，諸教士等遂赴乞瓦。復由此行六日而抵的涅培兒河畔，蒙古軍之前哨，謁守邊之蒙古宗王。其地無人能譯拉丁文，戍將遂送之至拔都帳。諸教士等發足於齋節之第一日曜日，每日易馬四五次，急馳三十九日，抵窩勒伽河畔之拔都帳，息於遠距汗帳一程之帳中。拔都之執事官詢其齋有何物來跪獻其主？諸教士答曰：「教皇不能必其使者抵於奉使地，故未以餽品至。且道途艱難危險，勢亦有所不能，然諸教士本人有私物獻蒙古汗。」蒙古官詢其來意後，引之赴拔都帳。先率之踰兩火間，拔除不祥。火旁植二矛，矛上懸繩，繩上繫布片，凡人畜衣物必須經過其下，同時有兩婦在兩旁誦咒灑水。諸教士等至帳前，蒙古官命其三屈左膝，勿觸門闥。

及入帳，見拔都坐高台上，妃一人隨侍於側。諸宗室官吏等坐於帳之中央。位卑者則在諸人之後，列坐地下，男右女左。傳教師等跪致詞畢，呈所齋書，請譯人譯之。拔都命位之於帳左。緣帳右爲大汗使者列坐之處也。此帳甚廣闊，以細布製之，蓋得之於匈牙利王者。帳中有桌，上陳金銀盞，滿盛種種酒。拔都每飲，則有人作樂唱歌。見 Vincent. Special Hist. 引迦兒寶行記。

教皇致韃靼王及其國民諸書，係作於一二四五年三月者。其一書說明基督教之要義，歷言上帝之子爲人類所爲之贖宥，其復活，及其昇天，在此世指定一代理人，命其挽救人心，執掌天堂鎖鑰等事。續言教皇忝爲此代理人之繼承人，既欲拯救韃靼國王及其國民，苦不能親至其地，特命教士羅郎等奉書代往，俾其說明基督教義云云。別一書云：「主宰爲永遠平和計，曾仿天使之例，在人類間，甚至在無理智之動物間，與夫宇宙之元素間，設定一種關係而聯合之。乃聞君等侵入無數基督教國，殘破其地，居民無問男女老少悉遭屠戮，破裂一切天然關係，此足使吾人驚愕者也。吾人今欲恪遵上帝建設平和之例，欲使一切人類畏懼上帝，共同聯合，特對君祈請勸勵，勿再攻擊基督教民，悔禍敬天，用息天怒。上帝對於驕傲之人，固偶遺其罰，第若其人不悔過向善，上帝終必於此世罰其

罪，而在彼世更留有較重之罰以待之也。」書末請其善待齋書之教士，並信其代表教皇所傳之言。最後教皇請韃人告以攻滅諸國之意何在，而其將來之計畫若何。見教會年曆第二册三二一頁。

此書經譯人譯爲蒙古，幹羅思，阿刺壁等語。越數日，拔都命教皇使者前赴選舉新汗之地，並勸其遣回從者數人，諸教士許之，乃以呈教皇書付西還者。然西還之人皆被留於幹羅思境上，後至諸教士等西還時，始被放行。

普蘭迦兒賓等於復活節日偕韃伴使二人自拔都所出發，曾奉疾行之命，俾能於選舉之前行抵大會所在。七月二十二日抵大幹耳朵，計自入的涅培兒河蒙古轄境至是，約五閱月矣。迦兒賓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三章云：「吾人含淚首途，蓋吾人以爲行將就死也。吾人身體疲弱，幾難乘馬。在齋節中所食者，僅鹽水所煮之粟米，所飲者，雪水而已。」此傳教師誌有蒙古人之若干殘酷事。有幹羅思公爵名米開勒（Michal）者，往朝拔都，人導之至兩火間，命其跪拜成吉思汗遺像，米開勒答曰，跪拜於拔都及其親屬之前，固所願也。惟所奉宗教，不許禮拜死者之像。人固勸其拜，米開勒仍不爲所動，拔都乃命衛士一人以足踢其腹，以至於死。此事並曰：不從命者死。米開勒仍不爲所動，拔都乃命衛士一人以足踢其腹，以至於死。此事並見哈藍新幹羅思史第四册三四頁著錄。此米開勒蓋爲扯兒尼果（Tchernigow）王，於一二四六年奉命往朝拔都，曾偕其隨從之貴族一人名Faktor者同被害，後此二人同受聖者之號。|迦兒賓（第三十一卷第六章）又云：吾人在拔都轄境時，有名安德烈（Andre）者，幹羅思之撒兒弗格勒（Sargole）公爵也。有人訴其取韃韁馬售之別地，其事雖未證明，然被處死。死者之

妻與弟聞訊奔赴拔都所，求其勿奪其國，拔都命此叔嫂二人依韃靼俗成婚。嫂答曰，此事背教，寧死不從，然韃靼人強配之。一迦兒賓（第三十一卷第五章）又云：「韃靼人驕甚，蔑視諸國王。吾人曾見幹羅思大公，谷兒只王子，及不少算端國王等，皆不爲所禮。一尋常韃靼人位雖卑，常列於外國王侯之前。」一迦兒賓（第三十六章）又云：「幹羅思大公牙羅思老於赴皇太后宴後，忽暴死。七日八月終，諸教士偕數國君主及使臣入覲貴由，時在其卽位後數日也。丞相鎮海高聲唱入覲者名，諸人屈左膝四次。入覲前有人遍搜其身，恐其藏有兵刃也。命其入門時勿觸門闥。覲見諸人各以貢品獻，要以絹帛絲帶金帶貴重皮革爲多，兼有馬騾，僅諸教士等無物可獻。」

入覲後，皇帝命鎮海轉告諸教士，命其筆述其奉使之目的。蒙古汗答教皇書前，曾詢諸教士，教皇處有無一人解蒙古，幹羅思，阿刺壁等語，諸教士答言無之。後數日（十一月十一日），合荅（Catac）鎮海八刺（Beta）偕書記數人同赴諸教士所，爲譯蒙古汗答教皇書，諸教士以拉丁文錄其詞。蒙古官吏逐字解釋，俾其不誤，然後以汗答書付之。書上鈐汗印，附以阿刺壁語譯文。此答書之內容，案此書現在教廷檔案中發現，業經希和刊布，顧蒙古人自擬爲世界之主，其視外國之使臣皆爲朝貢之使臣。蒙古與外國之關係，僅有上邦與藩國之關係，則貴由答書之內容，必係命其稱臣納貢等語也。越二日，諸教士入覲皇太后，皇太后各賜以狐裘一襲。是年十一月，諸教士等離帝所。

諸教士等留居帝所時，常苦饑，幾至餓斃。蓋人所給之四日糧，不足供一日食。市場遙遠，不能往購。幸有貴由汗所有一幹羅思金器匠人名 Come 者，頗得汗信任，常以糧濟之。

（參照迦兒實行記第三七章）晚至次年五月杪，始抵拔都所。（一二四七年）索答書於拔都，拔都言除皇帝答

書外無他語。諸教士等遂西還返命教皇。見 Yencenti Speculum Historiale 第三一卷第十九至第

二五章，又第三〇至第三一章，又第三三至第三九章

兒，此弗朗西士派修士，與桑密尼迦派修士西孟，蓋為歐洲最初詳記蒙古人之事者。普蘭迦

兒賓 (Jean de Planocarpio, Planocarpino) 者，初為撒克森 (Saxe) 教正，嗣為日耳曼教長。曾傳

佈其派之說於李海迷匈牙利那威答赤亞 (Dacie) 羅蘭 (Lorraine) 等地。並於一二二五年奉使至

西班牙，及還自蒙古，教皇因那曾四世待之甚厚。留之教廷三月，命之為安迪哇里 (Andri-

vari) 主教。

教士安塞勒木等奉使屯駐地較近之韃靼軍者，齋教皇致蒙古將勸誠勿再殘破基督教國並

懺悔前此過惡書，於一二四七年抵波斯蒙古戍將拜住營。據教士西孟之記錄，此營在西田思 (Sint-

acre) 五十九日程。吾人未詳此堡所在，此名必有脫誤。諸教士等請謁拜住，面致教皇書。拜住營之將校詢其自何方來，答曰：「奉教皇使命而至此。」復問教皇為何人，答曰：「基督教徒視為卓出一切人類之上而敬事之若父若君者。」蒙古將校聞言甚怒，責之曰：「汝主未聞汗為天子，而拜住那顏為其輔將歟？其名應舉世皆聞也。」安塞勒木答曰：「教皇實不詳何人為汗，亦未悉拜住之名。僅聞東方有國名曰

韃靼曾征服不少國土，殺戮不少人民。教皇脫聞汗與輔將之名，必載之於書也。今教皇悲傷殺戮之衆，特遣彼等赴最近之韃靼營，勸其統將及諸士卒痛悔前之罪惡，勿再殺戮。尤盼勿害基督教徒，其言具詳所齋書中。」

拜住之將校及譯人入見拜住，轉達安塞勒木之言，已而復出。詢諸教士，教皇以何餽儀來獻？安塞勒木答曰：「未攜何物，蓋教皇不特不以物餽人，且不受基督教徒及異教徒之供獻也。」蒙古將校復入帳，又出語諸教士曰：「汝曹欲空手謁我主，此前例之所無者也。」安塞勒木曰：「設若不能入見，則請以所致書轉呈主將。」

蒙古將校復入請命，此曹每次出見，輒易衣一次。既而出言，如欲親呈教皇書於那顏拜住，必須見之三拜，如覲見天子之禮。諸教士等以爲若行此禮，恐其視爲教皇及教會臣服蒙古帝之證，而爲亞洲教會諸敵人所訕笑，因拒不允。曰：「願以禮謁主將，然其禮應如謁教皇同。若強其屈遵蒙古禮，寧死不從。」教士等且言，拒之者非因倨傲。第若那顏拜住及其將校歸依基督之教，彼等不特願跪見，且願吻其足。蒙古將校聞言怒曰：「汝曹欲我輩爲基督教徒，爲犬如汝曹及汝曹之教皇歟？」憤

憤而去，已而復出。詢諸教士，汝曹謁見教皇之禮若何？安塞勒木遂稍揭其頭巾，微俯其首。蒙古人又問曰：「崇拜上帝之禮又若何？」安塞勒木答曰：「爲禮甚多，有俯伏者，有長跪者，並有用其他禮節者。」蒙古將校突曰：「汝曹既崇拜木石，則不應拒以此禮謁見那顏拜住。況天子有命，禮拜住者，應如禮帝之禮同也。」安塞勒木駁曰：「基督教徒所崇拜之木石，蓋此木石代表神靈，而蒙古主將不得以此自擬也。」

蒙古將校復去，已而又出語諸教士，可齋教皇書往呈大汗，瞻其威嚴，以便歸報汝主。安塞勒木答曰：「教皇從未聞大汗之名，僅命彼等赴最近韃靼營。若允受書，則以書付，否則將持書還。」蒙古將校曰：「汝曹敢謂教皇卓出衆人之上，汝曹之顏何厚！孰聞教皇所轄之國土有同奉天承運之天子者歟？孰聞教皇威名廣擴於全土，自東方西達地中海黑海，使人敬畏，有如天子者歟？然則威德超乎教皇及衆人之上者，蓋爲大汗也。」安塞勒木答曰：「我輩謂教皇卓出衆人之上者，蓋因上帝以迄於世紀末日教會之威權委付聖彼德(Saint-Pierre)及其諸繼承人也。」諸教士等復反復爲之解釋此義，蒙古將校怒叱之，不使畢其說。

諸將校入而復出，索教皇書，安塞勒木以書付之。已而諸將校又出，命諸教士等翻譯爲波斯文，四教士等遂偕拜住之譯人書記等共譯教皇書爲波斯語，復又從波斯語轉爲蒙古語，以呈拜住。諸將校已而偕大汗之書記一人出，聞其人爲要人，將赴大汗廷。其人命諸教士推舉二人隨之往覲皇帝，奉呈教皇書。安塞勒木仍執前詞，拒不允。

如是辯論終日，毫無要領。日暮，諸教士等終日未得食，遂還所居帳，其帳距拜住營有一英里。越四日，復赴營索答書，營中無應者。日日起營，如是九星期。時在六七月間，終日曝於烈日下，拜住將卒無近而與之言者。教士西孟云：「韃靼人視諸傳教師卑賤如狗。拜住怒其言直率，欲殺之者三次，而未果行。」拜住者，蒙古亦速惕部人，殘破不少國土之哲別之親屬也。隨統將綽兒馬罕軍而至波斯，初爲千戶，後擢爲萬戶，征那魯木國者卽斯人也。一史集蒙古亦速惕部。

至七月二十五日，諸教士始得拜住復教皇書，其文若曰：

「那顏拜住奉聖汗命諭汝教皇：汝使者齋書來，惟其言詞倨傲，不知汝命之作如是言，抑其自作如是言？來書謂吾曹殺戮過重，殊不知吾人奉天之命，與大地全土主人之詔敕。凡來降者，仍保其

水與陸，暨其資財，而以其兵力獻於大地全土之主，其敢抗拒者則滅之。茲特諭汝教皇，脫欲保汝之水與陸暨汝之資財，必須親自來營納款，並入朝大地全土之主，否則其結果僅有天帝知之。茲遣使臣愛別吉 (Aybeg) 薛兒吉思 (Sargis) 二人使汝國，汝來朝與否，爲友爲敵，可速自決，遣使來告。七月二十日作於西田思。」

拜住並付以成吉思汗諭降諸國文。其文略謂降者可保，拒者滅之。見 Vincent, Speculum Historiale 第三十一卷第四十至第五十二章所引教士西孟行記，那顏拜住之名在此行記中寫作 Bayothnoy。教士安塞勒木一名安塞隣 (Anselin) 或阿涉隣 (Aseelin) 者，借其同伴留波斯約有一年，後還至教廷，計奉使於外者共有三年七閱月矣。最初奉使人數僅有四人，後有采密尼迦派教士二人在中途加入，其一人爲安德烈降主麥勒 (André de Lonjumeil)，其一人爲吉沙兒 (Guichard de Crémone) 一。前一人傳道東方有年，後一人則在梯弗利思加入。

貴由卽位後二月，其母后禿剌乞納死。時與法迪瑪爲敵者甚衆，見其失勢遂合謀傾之。有撒麻耳下之回教徒名失烈 (Schiré) 者，訴其以巫蠱之術謀害皇弟闊端。時闊端已得疾，因遣人以其事告貴由，脫有不諱，則請殺法迪瑪。已而闊端死，鎮海追述闊端遺言，貴由乃命人鞫問法迪瑪之罪，拷掠使之自承。縱其全身諸竅，裹以氈，投之河中。法迪瑪之黨並處死。其後未久，別有人訴失烈以巫蠱

術謀害貴由之子火者幹兀立 (Khodja-Ogoul)，亦其妻子被處死刑。

一二四八年春，貴由欲赴葉密立河畔其自領地中養疾。在道見民舍，悉賜金帛。時拖雷妃沙兒合黑帖泥以拔都未入朝，疑貴由西巡有圖之之意，密遣人告拔都，囑自爲備。是年四月，貴由行至距畏吾兒都城別失八里七日程之地，病甚，遂死於道，壽四十有三歲。

貴由爲人莊重嚴肅。其在位時之惟一新政，則將皇后攝政時諸王干政之事悉爲禁斷。惟患關節炎之疾已深，且好酒色，遂致大漸。其在位時常因病不理政務，而委之於其親信大臣合答鎮海二人，皆基督教徒也。合答爲貴由傅。曾以其所奉教義授貴由，由是基督教徒特受優待。其自小亞細亞，西利亞，報達，阿速，幹羅思等地來集於汗廷之修士，爲數甚衆。汗之御醫亦爲同教之人，故基督教徒在朝頗得勢。見世界侵略者傳第一冊—史集迦兒賓曾見汗帳側有一禮拜堂，逐日舉行聖禮。並謂貴由給與基督教師俸資，似貴由有奉教之意。見迦兒賓行記第十一章，據云，貴由當選時，其年在四十至四十五歲間，身長不逾中人，爲人頗賢明有智，態度亦甚莊重。故史家刺失德謂回教徒處此汗在位時代頗受折辱云。

貴由印璽之文若曰：「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貴由汗，奉天帝命而爲一切人類之皇帝。」見 Vincent 第 7 卷

三十一卷第三十四章
引迦兒賓行記。

貴由死後之二年，其皇后攝政時，聖魯意 (Saint-Louis)

鈞案即法蘭西國王魯意九世。

曾遣使至韃靼

地域。先是一二四八年時，聖魯意師次失普勒 (Chypre) 島都城尼可西亞 (Nicosie)，將以兵入

埃及。基督誕生節日，有二人名大維德 (David) 馬兒可 (Marc) 者，自稱奉波斯之蒙古戍將宴只

吉帶當時此名在諸行記中寫作 Erchalchai, Ercahtay.

之命，來謁法蘭西王，呈宴只吉帶書，寫以波斯語。適有朵密尼迦派教

士安德烈隆主麥勒，數年前曾至拜住營，因識大維德，聖魯意遂命其譯來書為拉丁文。其書首先祝

頌魯意享國久遠，及基督教軍之戰勝回教徒。復次言其奉命至波斯，蓋為解除基督教徒之困厄，免

其賦役，保其財產，興復其教堂，俾在大汗時代得以安心祈禱。書中稱法蘭西王為「子」，請其信奉

書使者撒別丁 大維德 (Sab-ed-din David) 馬兒可 一人之言。並謂大地之主對於拉丁 希臘 阿美尼

亞聶思脫里 (Nestorien) 雅各 (Jacobin) 諸派，未存歧視之心，蓋視崇拜十字者悉皆平等也。此書

拉丁文譯文見 Vincent 書第三十一卷第九十一章。Guillaume de Nangis 之聖魯意年曆 (一九八頁) 有法文譯文，然多誤。

此書顯偽，然魯意九世未疑其偽。曾抄錄其文寄示王后 不朗失 (Blanche) 並由教廷大使錄

寄一份於教皇因那會。緣當時基督教徒頗信韃靼之歸依基督教，而助其攻滅回教，故致有此輕信。先是成吉思汗侵略波斯大肆殺戮之時，東方之基督教徒已以韃靼信仰基督之教，且傳說此侵略家爲約翰 (John) 子亦思刺愛勒 (Tartar) 之子而名大維德 (David)。參照本書卷末之附錄三觀其殺戮回教徒，遂視之若基督教之保護者及援助者，因信其可以藉之脫其數百年來之羈束。十字軍亦同此幻想，所以魯意九世厚禮自稱爲宴只吉帶之使者，集諸大臣教廷大使及其他教會要人接見之。詢其來意，觀所謂使者之答詞，足見其僞。據云，大汗曾與宗王統將多人舉行洗禮，宴只吉帶亦爲受洗之一人。大汗命其往援基督教徒，侵略聖地，並解放耶路撒冷 (Jerusalem) 之縛束。比聞法蘭西王抵失普勒島，故特遣其來修好。且言宴只吉帶將於來春進圍報達，請法蘭西王同時進攻埃及，俾其不能進援哈里發。魯意聞言甚喜，決遣使者赴大汗所報聘。使者應先至宴只吉帶營。大維德曾授意，以爲贈蒙古帝最貴重之禮物，莫逾一種帳幕式之禮拜堂。魯意遂命人用紫布製之，上繡耶穌基督事蹟，若預示降生，受洗，被難，昇天，及聖靈降世等事。益以祭爵，聖經飾品及其他一切舉行聖禮之物，並以真正十字架之木材贈蒙古主及宴只吉帶。魯意在致此二人書中，激勵其履行奉教義務，以答天

麻。教皇大使亦致書於大汗汗母及宴只吉帶等，略謂羅馬聖教會聞其皈依公教，甚喜，將列之於教會諸愛子之列。盼其維持正教，承認羅馬教會爲一切教會之母，承認其教主爲耶穌基督之代表人云云。奉使往蒙古者，爲朵密尼迦派教士三人：曰安德烈隆主麥勒，曰約翰（Jean），曰吉約木（Guillaume），安德烈隆主麥勒，法國人，曾偕教士安塞勒木使拜住營。一二四九年二月十日，三教士偕

大維德馬兒可攜書記二人，王吏二人，發足於尼可西亞。見 Luc d'Achery, Spicilegium 第三冊六二六頁。Jehan de Joinville 聖魯意史二九頁。

一 Guillaume de Nangis 聖魯意年曆二〇四頁。一 Vincentius, Spec. Hist. 第三十一卷第九十章。

奉使之教士二人

鈞案原文作二人

取道河中而赴韃靼地域，未至以前，貴由已死，遂以所齋書物獻攝

政皇后，所受待遇尙優。然其奉使之結果，實不副魯意九世之期望。後於一二五一年西還報命，時魯意適在帕勒思丁建築凱撒里亞（Césarée）堡壘也。當時蒙古視法蘭西國王之使者爲稱臣入貢之使臣，故其遣使偕此二朵密尼迦派教士西還時，所齋答法蘭西國王書，僅有命其稱臣納貢並入朝蒙古主等語，由是法蘭西國王頗悔其遣使之非云。見聖魯意史一〇三頁。

